

金文最



金文最卷二十七目錄

書

復宋康王書

完顏兀室
耶律余覲

上宋高宗第一書

宗 弼

上宋高宗第二書

皇統元年

宗 弼

上宋高宗第三書

宗 弼

上宋高宗第四書

皇統元年

宗 弼

上宋高宗第六書

皇統二年

宗 弼

上宋高宗第七書

宗 弼

與宋秦檜書

宗 弼

臨終遺行府四帥書

皇統八年

宗 弼

復宋知樞密院事張巖書

泰和六年

見文雅

完顏宗皓

復宋參政錢象祖書

泰和七年

完顏匡

復宋張魏公書

紇石烈齊

與高琪書

貞祐元年

李英

復完顏弼問擅置權場書

貞祐二年

烏論忒剌

與完顏弼書

貞祐三年

孫邦佐

臨終遺子書

見文雅

韓玉

遺宋人書

興定五年

赫舍嘑纒

復時青求邳州書

興定四年

赫舍嘑纒

與赫舍哩約赫德求邳州書

興定四年

時青

與陀滿胡土門書

興定二年

胥鼎

上高麗恭孝王書

司古德

再上高麗恭孝王書

以上原列卷五十三

司古德

與文伯起書

王寂

與文伯起書

王寂

與西堂和尚書

孟宗獻

相府請王教授書

趙秉文

復李天英書

趙秉文

復麻知幾書

趙秉文

遺太醫張子和書

趙秉文

與楊煥然先生書

趙秉文

與楊煥然先生書

趙秉文

與劉京叔書

趙秉文

復張仲傑書

王若虛

見文雅

與呂子謙書

康顯之

貽范元直書

郝天挺

見文雅

與呂子謙參議書

馮璧

與劉太保書

馮璧

與呂子謙郎中書

寶傑

與游宣府子明書

寶傑

與游宣府子明書

寶傑

與夾谷行省書
以上原列卷五十四

王萬慶

金文最卷二十七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書

復宋康王書

完顏兀室
耶律余覲

天會五年十月四日元帥右監軍右都監同致書於前宋康王閣下且以亡宋累違誓約故前年有城下之盟洎成之後不務遵奉反圖不軌雖使悔之終無悛改故今年有滅國之舉汴人既與執迷理宜夷戮而登城不下擇立賢人則蓋以罪有所歸肯多上人而違全安之心乎至於告諭諸路不許復思趙氏亦使後世爲人上者恡於盟信不敢放縱以爲深戒豈是已甚耶今閣下身既脫網亦合守分輒竊入汴邑僭稱亡號遣使詣府一無遜辭反求父兄宗親官聯而陰遣軍兵頻來戰鬪詳味其意全無追悔父兄之誤特有以力抗拒之心況朝廷所立大楚皇帝不言所在之處帥府議定割與夏國陝西諸路之地有無已未依從難議允聽今因

人使回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大金弔伐錄

上宋高宗第一書

宗弼

皇統元年九月日皇叔尙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尙書省事去歲使至遠沐書翰良諭勤意爾後袞袞頗疎嗣音卽日動靜之間茂惟神介休祉爰念日者國家推不世之恩興滅繼絕全畀濁河之外使專綏治本朝偃兵息民永圖康乂豈謂畫封之始已露狂謀情不由衷務惟惑亂其餘詳悉條目朝廷已嘗諄諭藍公佐輩厥後莫將之來輒興慢詞背我大施尋奉聖訓盡復賜土謂宜存省卽有悛心乃敢不量己力復逞蜂蠆之毒搖蕩邊鄙肆意跳梁致稽來使久之未發而比來愈聞於妄作罔革前非至於分遣不逞之徒冒越河海陰遣寇賊標攘城邑考之載籍蓋亦未有執迷怙亂至於此者今茲薦將天威問罪江表已會諸道大軍水陸並進師行之期近在朝夕義當先事以告因遣莫將等回惟閣下熟慮而善圖之餘冀以時善衛生理專奉書披達不宣

北盟

上宋高宗第二書 皇統元年

宗弼

今月四日劉光遠等來得書審承動靜之詳為慰所請有可疑者
 誠為閣下言之自割賜河南之後背惠食言自作兵端前後非一
 遂至今日鳴鐘伐鼓問罪江淮之上故先遣莫將回具以此告而
 殊不見答反有遽起大兵直抵濁河之說不知何故雖行人面列
 之語深切勤至惟曰闔外之命是聽其書詞脫落甚不類如果能
 知前日之非而自訟則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及
 所齋緘贖數陳萬一庶幾其可及也惟閣下圖之薄寒竊冀對時
 慎重專奉書披答不宣

北盟會編

上宋高宗第三書

宗弼

皇統元年十一月七日皇叔太保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
 行臺尚書省魏國公致書時寒想惟安善近魏良臣至伏辱惠書
 語意慇懃自訟前失今則惟命是聽良見高懷昨離闕時親奉聖

訓許以便宜行事故可與閣下成就此計也本擬上自襄江下至
於海以爲界重念江南凋弊日久如不得淮南相爲表裏之資恐
不能國兼來使再三叩頭哀求甚切於情可憐遂以淮水爲界西
有唐鄧二州以地勢觀之亦是淮北不在所割之數來使云歲貢
銀絹二十五萬疋兩旣能盡以小事大之禮貨利又何足道止以
所乞爲定又云淮北京西陝西河東河北自來流亡在南者願歸
則聽之理雖未安亦從所乞外有燕以北逋逃及因兵火隔絕之
人並請早爲起發今遣昭武大將軍行臺尙書戶部兼工部侍郎
兼左司郎中上輕車都尉蘭陵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蕭毅中憲
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右諫議大夫河閒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邢具瞻等奉使江南審是可否其閒有不盡言者一一口
授惟閣下詳之旣盟之後卽當聞於朝廷有如封建大賜又何疑
焉有少禮物具咨別幅隆冬竊冀順天慎衛眠食專持書奉答不
宣

北盟會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上宋高宗第四書

皇統元年

宗弼

冬深想惟動止萬福。今月十一日使來伏承手劄，且聞事大之勤，良可嘉尚。所進誓表，卽時津發，赴闕。今茲大事已定，然而其間有一二未究者，須至塵浼。表云：北人見行發遣，比來三十五人止。是近日因渡淮樵牧，偶被掠者，殊非昔年逃亡及兵火隔絕之人。恐是有司姑徇人情，尚爲濡滯也。審議司副蕭毅等在江南時，已蒙定諭，據諸路所有北人，各於逐處沿邊州城就近交割。望早爲依應所諭，盡數發遣。過界唐鄧二州，想已差官乘此月下旬到彼，以備交割。外據陝西地界，其間或有犬牙相攙處，亦請依元約於明年正月下旬，差官於本朝合千人員至鳳翔府會合，以憑同去。行路至日，別有計議。自今日已往，旣盟之後，固當使民各安其業。已遣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縣新歸附戶口數千連，其家貲並復本土外有未曾發遣人數，今已盡數分付去人。應江南商賈隔在淮以北者，已指揮所屬攝會，候供到人數，亦復發歸。所有海州、泗州

漣水軍今歲流移在南百姓比及新正竊望發過淮北庶不廢一年耕作之計惟閣下裁之所有淮上太軍使至日諸道班還昨以吳璘竊窺關陝以此右副元帥提兵鎮撫亦專人使之斂退恐欲聞知時寒竊冀慎重專此布聞不宣

北盟會編

上宋高宗第六書

皇統二年

宗弼

少意重有奉聞今來國朝既推異恩許成江南和議大計普天率土皆欲使其安樂故其閒士夫兩三人尙須論列據張中孚節使及其弟中彥并鄭億年資政各係汴梁及陝右人民早歲朝廷皆常委以近上職任與餘人不同今逐家親族及居第物產俱在本鄉此三人者幸冀指揮并隨行家眷起發前來團聚復業兼張孝純儀同杜充儀同早年各居外臺相輔之任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然二家子弟親屬皆有留江南者及宇文虛中行銀青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自後已經任使到今多歲并去歲濠梁之破守臣王進旣已貸其性命緣世居

闕字

州見有親族在此則其妻

子亦當使之聚首凡此數家并望早賜一就津發外據昨復疆時
汴梁留守孟庾陳州太守李正民及有畢良史者比審議使蕭毅
等回具言江南嘗詢訪此人今並委沿邊官司發遣前去所貴南
北之人無不均被德澤仰副皇上聖仁使無一夫不獲其所之意
諒爲洞察此懷悉爲施行幸甚

北盟會編

上宋高宗第七書

宗 弼

皇統二年八月一日皇叔太傅尙書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國史都
元帥領行臺尙書省事致書近者疊蒙惠音備悉勤意卽日秋涼
想惟候履安和承諭遣報謝人使已聞朝廷并唐鄧二州界至亦
再遣官交割去訖外昨來計議分畫陝西地界緣時閒未能盡知
彼處地界遠近曾言候大事議定各差官仔細檢視臨時從宜施
行回辱示報凡事已遵來命差官前去仍約定至彼期限遂差行
臺刑部尙書烏陵答贊謨守等同往交割仍丁甯戒諭據陝西諸
路疆土並合交收緣照得鳳城階祐泗州於彼切近若行盡取或

有不使其泗州之地更不交割如兩界地形犬牙相侵各有合要
去處仰從宜相度施行續據本官等申至彼相度得大散關合屬
本朝於關外立爲界首除將上件四州與江南外應陝西之地並
行交割便欲立定界至卻得鄭剛中等公文稱來時只指揮檢視
商量難便一面分付已具申稟別行移報又據烏陵答贊謨申三
月內鄭剛中公文坐奉指揮照吳玠劉豫所管地界分畫內商州
秦州不是吳玠元管地方合自逐州以南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其
餘和尚原方山原兩處不係劉豫所管地分合遵依元降指揮保
守爲此於何鑄等同時已令達意今於大散關西正南立爲界首
兼承今書已前據烏陵答贊謨申鄭剛中五月中公文稱和尚原
方山原方堂堡秦州等已承指揮許交割乞差官前來分畫外商
州已具申審其閒卻說以龍門關爲界至今承來書與前鄭剛中
狀內所報亦又不同所云縱有少侵劉豫曾爲舊界止是欲與
路留少藩籬以安彼眾人心契勘彼閒地界已前布聞何煩再三

別有改議若謂欲爲藩籬以安人心乃是無故卻有疑惑豈元約也竊冀早爲指揮所司交割施行所爲商州一處來書并不言及不謂遷延到今尤未了當亦請依元約催促施行又近據沿邊官司申有舊係淮北人民在南方者思鄉前來緣恐其人在南地別有罪犯逃避過淮難以不行勘會便行一例收受曾經指揮仰問當初來厯因依移文對境州軍子細勘會卻據逐處稱別無奉到指揮不肯接收文字深詳此事已經計議并誓表明言淮北之人有願歸鄉者更不禁約蓋兩國和好務在安濟生靈告以此意遍行開諭使上下曉然則有司奉行自無疑難豈有不接文字之理卽日到此之人雖是淮北鄉貫合得歸業緣彼處不曾明有指揮遂使逃竄於理不應請爲指揮有司出榜曉諭應淮北人數願歸鄉者許其自陳及今後沿邊取會文字仰合屬官司依應接收契勘回報以稱通和之義及來書內有北人畏罪之說欲得朝廷放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據前此雖曾發到北人止是數十人小民

其餘并昨有劄錄姓名之人都未見發遣檢準今年二月二十四日赦罪書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等見行理索節次發遣來到並行釋罪其官員百姓軍人等並許後日復舊已有上件寬貸明文今將赦書內一項全備鈔錄前去請以此曉諭應在彼北人遍令省會早與發遣自可安心來歸尙何疑哉所附到鄭億年申狀尋具奏聞準奉聖旨爲已經放還只令在彼居住外有杜充家口雖曾離散其元住州縣官司并從來親屬一行人等豈應全不知得次第去處今國家大議旣定欲人人咸獲安便理合使其骨肉團聚并張中孚兄弟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諸處津遣今又數月計合皆到亦催趁一就早令到來惟閣下留意旣示新茶良極媿荷餘冀順時倍加保嗇專奉復問不宣

來繫年要錄

北盟會編

建炎

與宋秦檜書

宗 弼

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

岳飛而後和可成也

宋史

金陀粹編

臨終遺行府四帥書

皇統八年

宗弼

吾天命壽短恨不能與國同休少年勇銳冠絕古今事先帝南征北討爲大元帥左都監行營號太子軍東游海島南巡杭越西過興元北至小不到雲城今契丹漢兒侍吾歲久心服於吾吾大慮者南宋近年軍勢雄銳有心爭戰聞韓張岳楊列有不協國朝之幸吾今危急雖有其志命不可保遺言於汝等吾沒後宋若敗盟推賢用眾大舉北來乘勢感中原人心復故土如反掌不爲難矣吾有術付汝等切宜謹守勿忘吾戒如宋兵果舉勢盛敵強擇用兵馬破之若制禦所不能向與國相計議擇用智臣爲輔遣天水郡王安坐汴京其禮無有弟與兄爭如尙悖心可輔天水郡王併力破敵如此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爲國朝患害無慮者一也宋若守吾誓言奉國朝命令時通國信益加和好悅其心目不數歲後供需歲幣色色往來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斂於民江南人心奸

狡既擾亂非理其人情必作叛亂無慮者二也十五年後南軍衰
老縱用賢智亦無驅使無慮者三也俟其失望人心離怨軍勢墮
墮然後觀其舉措此際汝宜一心選用精騎備具水陸謀用材略
取江南如拾芥何爲難耳爾等切記吾囑吾昔南征日見宋用軍
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斧外無所畏今付樣造之

北盟會編

復宋參政錢象祖書

泰和七年

完顏匡

宋國負渝盟之罪自陳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絕優示訓諭
許以更成所以覆護鎮撫之恩至深至厚昨奉聖訓如能斬送韓
侂胄徐議還淮南地來書言韓侂胄已死將以蘇師旦首易之飾
辭相給如此至於犒軍銀兩欲俟歸關隘然後祇備是皆有拂聖
訓及王柙狀稟如蒙歸還川陝關隘其韓侂胄首必當函送聖訓
令斬送侂胄首者本欲易南地陝西關隘不與焉王柙所陳亦非
元畫事理不敢專決具奏奉旨朕以生靈爲念已貫宋罪關隘區

區豈足深較既能函送韓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以還賜今聖訓如此其體大國寬仁矜恤曲從之意追修誓書齋遣通謝人使赴闕

金史

復宋張魏公書

絳石烈志甯

志甯白宣撫執事向者新主初立即捨淮南地先遣信使而宋國襲我歸師稍侵吾疆今得來書以天時人事逆順爲言固爭舊禮不議他事且陝西所失地近已克復彼將士或執或死其數甚多此由宋國貪土地之故不順天德不惜人命以致此也志甯材雖不武被命分闔師之進止得以專之彼能先歸侵地以示誠款則復往之禮乃可徐議今則按兵不動以俟來音宜深思熟慮無蹈後悔

紹興壬午龍飛錄

與高琪書

貞祐元年

李英

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劔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爲他

矣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
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
不能衛護英實恥之金史

復完顏弼問擅置權場書

貞祐二年

烏古論齋

近日入見許山外從宜行事秦州自兵火焚蕩權場幾一年矣今
既安帖復宜開設彼此獲利歲收以十萬計對境天水軍移文來
請如俟報下實慮後時金史

與完顏弼書

貞祐三年

孫邦佐

我輩自軍興屢立戰功主將見忌陰圖陷害竄伏山林以至今日
實畏死耳如蒙湔洗便當釋險面縛餘賊未降者保盡招之金史

遺宋人書

興定五年

赫魯約赫

宋與我國通好百年於此頃歲以來納我叛亡絕我貢幣又遣紅
襖賊乘閒竊出跳梁邊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國若以此曹爲足
恃請悉眾而來一決勝負果能當吾之鋒沿邊城邑當以相奉度

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號鼠竊乘閒伺夜以爲此態耶且彼之將帥亦是受鉞總戎而臨敵則望風遠遁被攻則閉壘深藏逮吾兵還然後現形耀影以示武夫小民尙氣女子有志者猶不爾也竊爲彼國羞之

金史

復時青求邳州書

興定四年

誓罵齋

公等初亦無罪誠能爲國建功全軍來歸卽吾人也邳州吾城以吾人居之亦何不可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公其亟圖之生還父母之邦富貴終身傳芳後世與其羈縻異域且以兵虜孰愈哉

金史

與赫舍哩約赫德求邳州書

興定四年

時青

青本滕陽良民遭時亂離扶老攜幼避地草莽官吏不明此心目以叛逆無所逃死竄匿淮海離親舊去鄉邑豈人情之所樂哉僕雖偷生寄食他國首邱之念未嘗一日忘之如朝廷赦青之罪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往昔之過

金史

與陀滿胡土門書

興定二年

胥鼎

元帥始鎮河中惠愛在民移旆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蓋公坐籌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治政太剛科徵太重鼎竊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況大兵在邇鄰境已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虛逮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爲河東長城之託

金史

上高麗恭孝王書

司古德

承樞密院劄子準奉聖旨候到國有合計議事件須至定奪回日卻具覆以憑奏聞開立下項保州之地初有詔諭更不收復意謂貴國必能祇率舊章遵奉王室故朝廷不愛其地特行割賜爾後數歲貴國尙未進納誓表故於回謝宣諭詔內云尙託言於戶口未別奏於誓封但其事事以訖承忠於世世而可信所諭之言其或不定所得之地將何以憑伏覩詔書旨意坦然明白逮今貴國

未嘗遵依第據守上項州城於理豈爲穩便不識進退之間終欲如何及自脅從并逃移戶口其數頗多俱稱物故殆未可亮今年八月十四日安北都護府牒來遠城爲人民越江到昌朔州地分耕種勘會公文昨蒙先皇帝敕賜鴨江爲界及承答以院高伯淑宣諭聖旨更不收復保州一城境內今來貴國人民有耕種事理不便到請懲戒寢罷勘會昨來朝廷差降高伯淑宣諭時言議語錄但傳敕旨許賜保州並無一城境內語句兼未盡定界至自是見得係內地分宜約束封吏無令依前輒有更添妄煩理會天會五年二月九日貴國謝恩使未減斷遣外依國朝典憲犯者合出徵償入被死之家此時送伴所具牛馬頭匹及銀兩數牒過到今經久並未依應送納於禮似爲未安右上數事貴國果能推誠享上卽納誓表皎然自明朝廷亦當回賜誓詔兼別降指揮申畫封疆一切務從寬大成長久之計今年三月五日來遠城收到無主馬二疋多日無人識認相度弓口左右收得必是界外行到尋已

今交付訖今年八月十四日東京兵馬都部署使準東路統軍司
申巡檢司申於海岸收捉貴國金鐵衣等六人狀稱浮海阻風漂
流到此情可憐憫亦仰移文分付訖今年八月十四日東京兵馬
都部署準東路統軍司申巡檢申於因巡邊收捉到貴國崔頗喜
尋責得伏稱係天齊城所管因盜本國牛馬捉敗國賊爲此避罪
將妻并馬一匹來到據上項賊人并將到物件亦令分付訖右
三事邊境細故朝廷亦不遺忽一一指揮有司卽令移文送付無
少底滯實恐邊吏壅遏不達王所故各具聞白庶見朝廷待貴國
之意

高麗史

再上高麗恭孝王書

司古德

謝保州表內云舉邦國以樂輸傳子孫而永誓高明在上悃幅無
他之言辭意輕汎具如近代宋人夏國與舊遼泊朝廷所立誓書
及表皆有若渝此盟社稷傾危子孫不紹武神明殛之無克
之語相度旣永敦誓好果無食言辭意雖重於理無可避者至如

自古盟載之辭如此類者非一兼貴國與遼時誓表必自有故事
朝廷所收圖書亦有考據此事誠非創行要知朝廷祇欲永通歡
好美意灼然伏望裁酌早賜端的以憑回日申覆朝廷具行聞奏

高麗史
以上原列卷五十三

與文伯起書

王寂

某啟伯起足下去歲竊食趙郡略當南北之衝蔡下舊人往來如
織時蒙惠教少慰懸懸某舊人嘗見申山王昭老稱頌伯起高才
博學恨未能識韶濩純音思欲趨前飽聽而不可得其傾想向慕
爲何如哉丙午冬某自地官出守蔡州終日兀然如坐井底閉門
卻掃謝絕交親分爲凍蟄枯枿無復有飛榮之望其況可知會足
下自汝穎歸袖刺踵門修桑梓之敬某亦喜聞其來倒衣出迎都
不省屐齒之朽也已而握臂促膝說有談空至領會將無同處了
不知賓主誰何顧此樂豈可與俗兒語耶某自改官餘人例皆旅
退獨足下與鄭秀才相陪信宿翼日解攜靳靳不忍訣去此情未

易忘也所需重陽牡丹詩并真定有春菴記併錄附呈可發千里
一笑偶緣承乏出使遼鱗沈羽斷時閱足下詩文拊卷三歎如對
晤語汝南最得春先寒温未一尤宜以道自重

拙軒集

與文伯起書

王寂

適承告墨具審勿藥有期良多欣慰汝蔡相去千里而近力疾道
路閒可量艱苦腦疽作發大槩服餌金石或祖父常嬰此疾傳之
遺體自餘出於不意者又非常理可度當付儻來也某家藏秘方
自宋日名公士大夫累取大效近歲親舊凡患腦背瘡者亦嘗用
之多得平復今如法修合謹封送大劑及錄本方併希檢入

集

拙軒

與西堂和尚書

孟宗獻

頓首啟上西堂和尚連辱慈誨卑悰銘感數日來俗事冗奪渴仰
殊甚口誠二十四日以先大夫諱日欲枉軒從過敝舍一齋兼都
曹程公信道人也至時亦欲少款清論倘蒙開允幸甚專人上稟

春妍伏審法候請安匆匆不宣宗獻頓首啟上西堂和尚石刻拓本

相府請王教授書

趙秉文

某頓首啟賢佐教授先生閣下阻奉仙標渴想道論敬佇下風瞻
繫何極先生嘉遯林藪脫屣世榮究大易之盈虛洞元象之終始
道尊德重名聞天朝推其緒餘可利天下然君子之道出處語嘿
何常之有或拂衣而長往或濡跡以救時故當其無事則採芝餌
朮巖岫固其宜矣及多難之際社稷傾危而不顧蒼生倒懸而不
解其自爲謀則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某猥以不材謬膺重任
四郊多壘咎將誰執徒積慙汗坐視無術庶幾得明利害而外爵
祿者在天子左右同濟太平今聖上明發不寐軫念元元屈已下
賢尊師重道歎先生之絕識欽先生之高風雖黃帝尊廣成之道
陶唐重潁陽之節不是過也雖先生懷寶遺世如某之不肖者固
在所棄獨不念累世祖宗之基業億兆生靈之性命忍忘之耶昔

商山四老定儲嗣而暫來謝安東山爲蒼生而一起今安危大計非特定儲之勢也敵勢侵逼又非東晉之時也生民塗炭亦已極矣豈先生建策於明昌之初獨無一言於貞祐之時乎先生幡然而改惠然肯來審定大計轉危爲安然後披蕙幌拂雲扇未爲晚耳敬聽車音某雖不敏請擁篲而先之方屬春時宜善加調護康健履福某再拜不宣

滄水集

復李天英書

趙秉文

天英足下自足下失意東歸無日不思悅如三歲向得來音具悉動靜爲慰所望所寄雜詩疾讀數過擊節屢歎足下天才英逸不假繩削豈復老夫所可擬議然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屢欲貢悃誠山川間之坐成浮沈况勤厚如此過望點化僕非其人筆拙思荒自濡其涸况望餘波耶豈以犬馬齒在前欲俯就先後進禮耶聊布一二所聞於師友間者幸恕不揆嘗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淵明謝靈運韋蘇州王維柳子厚白樂

天得其冲淡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峻峭孟東野賈浪仙又
得其幽憂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然杜陵知詩之爲詩未
知不詩之爲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爲詩然後古今之
變盡矣太白詞勝於理樂天理勝於詞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
之理合而爲一是以高視古人然亦不能廢古人足下以唐宋詩
人得處雖能免俗殊乏風雅過矣所謂近風雅豈規規然如晉宋
詞人蹈襲用一律耶若曰子厚近古退之變古此屏山守株之論
非僕所敢知也詩至於李杜以爲未足是畫至於無形聽至於無
聲其爲怪且迂也甚矣其於書也亦然足下立言措意不蹈襲前
人一語此最詩人妙處然亦從古人中入譬如彈琴不師譜稱物
不師衡工匠不師繩墨獨自師心雖終身無成可也故爲文當師
六經左邱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爲詩當師三百篇
離騷文選古詩十九首下及李杜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鍾王歐虞
顏柳盡得諸人所長然後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於專師古人也

亦非有意於專擯古人也自書契以來未有擯古人而獨立者若揚子雲不師古人然亦有擬相如四賦韓退之惟陳言之務去若進學解則客難之變也南山詩則子厚之餘也豈遽汗漫自師胸臆至不成語然後爲快哉然此詩人造語之工古人謂之一藝可也至於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教化爲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藝名之哉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子雲韓愈歐陽修司馬溫公大儒之文也僕未之能學焉梁蕭裴休晁迥張無盡名理之文也吾師之太白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吾師其辭不師其意淵明樂天高士之詩也吾師其意不師其辭然吾老矣眼昏力絀雖欲力學古人力不足也足下來書自然近日欲作大字然滯於藏鋒不能飛動詩欲古體然僻於幽隱不能豪放足下自知之僕尙何言然藏鋒書之一端所貴徧學古人昔人謂之法書豈是率意而爲之也又須真積力久自楷法中來前人所謂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飛動乃吾輩胸中之妙非所學也若市人能積學而不能飛動吾

輩能飛動而不能積學皆一偏之弊耳東坡論五十八草書似鶯
歌嬌數日相見曰此書何如曰乃秦吉了耳足下之書無乃近似
之乎精神所注閒出奇逸稍怠之際如病瘵腫得免秦吉了足矣
想當捧腹大笑也寄來詩如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牢河山冷鞭
底日暮風更號晨井凍不爨誰料寒士飢天廩玉山禾不救我馬
墮塵埃汨沒何候工離騷不振矜魚蟲風雲誰復話著蔡不圖履
豨哀屠龍挾箋擲管坐書空伊優堂上醉歌鍾乃知造化戲兒童
不妨遠目逐孤鴻莫怪魏瓠無所容此志未許江船東五經不掃
途轍窮門庭日日生皇風太阿剖空砥以石坐掃鵝鶴搖天雄巖
椒鬱雲日夕生陰雨雪縞夜秋黃老林人烟墨突樵徑雲深進物
開巖地巖帳開劍壁苔花張古錦霜苦老秋碧日夕雲竇陰風鼓
泉湧石馬蹄忌礲确樵道生枳棘盤盤出井底回首悵如失長老
不耐役底事掛塵跡披雲出山椒白馬表林隙其餘老昏殊不可
曉然此迄令大成不過長吉盧仝合而爲一未能以故爲新以俗

爲雅非所望於吾友也昔人有吹簫學鳳鳴者鳳鳴不可得聞時
有梟音耳君詩無乃閒有梟音乎向者屏山嘗語足下云自李賀
死二百年無此作矣理誠有之僕亦云然李公愛才然愛足下之
深者宜莫如老夫願足下以古人之心爲心不願足下受之天而
不受之人如世輕薄子也與足下心知故道此意幸少安毋躁

水集

復麻知幾書

趙秉文

知幾足下相別數月靡日不思山川遼闊致稽裁布人至辱長書
累幅意貺勤厚殊慰馳想不審比來舊疾差減否甚懸懸也聞御
榜到日足下與李濟之適同榻一升一沈不能不悵然也然此亦
何足置懷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羣口磬磬爭爲毀訾及
欽叔連中兩科然後慙然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後試制策試宏詞
當與欽叔並馳爭先未知鹿死誰手豈可成敗論事者哉僕少時
應舉被黜戚戚若不復堪處然窮達自有數顯晦自有時以今觀

之向之戚戚者何其妄也足下又平生孤苦百狀有求驚得鳩種
稷得稗之說天生大賢如足下者必將有用又安知今日之窮天
將昌其道非足下之福耶若得一器淨水照足下宿命還本知見
當不出此意也足下生知夙習再來人也三生學道豈不知此大
抵一時才人多恃聰辨少積前路資糧故佛謂之福慧兩足尊足
下無乃近此類尙何怨耶假使吾輩萬一臨死生之際亦當安時
處順況未至是耶足下所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爲純正如退之感
二鳥賦上宰相三書亦必少年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骨南遷
若與生死利害相忘者然過黃陵廟求哀乞靈恐死瘴霧中亦學
聖人而未至者今之士人以綴緝聲律爲學趨時乾沒爲賢能留
心於韓歐者幾人僕固不當洗垢求瑕若孔子與子貢顏淵問答
有不容何病之語第恐孔顏不爾爾也因論聖賢之分偶盡之至
爲所謂爲忠誠爲謹廉爲放逸爲耿介豈以窮達而異心哉足下
又謂山林有至道芻蕘有至人可隱可訪誠哉是言當今之世豈

必忘言如達磨談道若莊言然後爲得也談道吾敬常先生王賢
佐談禪吾敬萬松秀玉泉政論醫不及儀企賢任子山經學與文
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如足下一病自不能療便謂舉世無知醫
者可乎足下易學自可忘憂遺老至於釋老二家勿謂秦無人聞
頗喜雜學然慎所以習之者多難之世益成括之徒當敬而遠之
足下才高識明過僕數倍固不當爲此喋喋亦期有以告教我也
方屬新秋善加調攝不宣

滄水集

遺太醫張子和書

趙秉文

夫天有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故醫家欲治寒則必以熱藥欲
治熱則必以寒藥二者則不可以偏廢往時吳楚之人喜溫藥初
虞世論之詳矣本朝大定閒河閒劉守真者號精於素問多用涼
藥以矯一時之弊施之於膏粱之族飲食厚而腠理密頗得其效
而昧者用之至於殺人者多矣如太醫張子和其人者其術亦有
足多者子和嘗以泡附子七枚以糖卷餅餌以食之佐以古人蒸

熨之法以起人疽病用意健矣論者以爲喜用涼藥未必然也然
醫者人之司命不可不慎書醫說以遺之

溢水集

與楊煥然先生書

趙秉文

某拜啟某國士大孝几下中前道過京兆承不遠相從談話終日
極有開發違別以來不勝傾向意想秋盡復得會面不意遽遭變
故荼毒之哀辰下伏想苦塊之餘孝履支福某眼疾如昨承遣人
繭足千里外送眼藥良感意勤伏蒙贈以柳義段子悚愧悚愧論
語未有印者欽叔西行不知有餘者否孟子解先寄去中庸大學
相次了里續當寄呈足下高才博學留心經學研究聖心宜矣科
舉之學有命存焉不足置意張子充府試試官未出院比緣會晤
伏冀爲遠大節哀順變不宣

中州啟劄

與楊煥然先生書

趙秉文

某啟上某先生函丈書來具審動靜之詳兼承惠簡知感知感某
眼昏如舊繼以石氏女子化去心意殊不樂以是郡下未能照管

論語及中庸未有紙印卽續當寄去次陝右經義已薦四人詞賦未可知想中選多矣皆足下誘掖之力欽羨今之士人少問學但知爲己其於爲人蔑如也古人得志雖一邑丞簿亦可爲人量力而已未得志教人以善亦行道之一端也足下才高識明當以孔孟之學啟導一方萬一未遂亦不虛生也至祝末由披覲切冀爲遠大壽重萬一不具

中州啟劄

與劉京叔書

趙秉文

慎不可輕毀佛老二教墮大地獄則無及矣聞此必大笑但足下未知大聖人作爲耳

歸潛志

與呂子謙書

康顯之

某頓首某侍史日者某人至自於衛收足下三月九日書始知在周都運之幕府甚慰僕之所期於吾弟者匪匪佞佞書中譽僕過甚安敢以聖人正大之學樂育後進爲幸耶是殆足下相愛之深故有是言也僕年幾八十心思已耗目力又弱其於温故知新有

所不能上負相君育才之心曾是求退尙未見允其得罪不晚矣
足下又有不得親炙爲慊之言一何謙也犬子承祖從相君北上
已旬日矣所謂著述奚有焉何以見示爲幸哉東原一來我輩所
共望也除館以待使車之至人行謹此拜覆比參拜履詢問丐以
遠大業慎愛自重不宣

中州啟劄

與呂子謙參議書

馮璧

頓首再拜年契才弟近承手書知陪參謀車從平還燕城爲慰卽
日春和伏冀文候福履佳勝四奴已依來命止令專讀語孟及說
論語此中在齊除參謀宅外別無他人習生日費頗甚窘急欲禱
參謀於春秋少添衣裝望與春卿更爲商訂如無窒礙幸望某周
旋贊成非敢望也某今幸還桑梓元無輕舉之意旣承君忠告之
訓敢不拜嘉此外塵累貧安如常不足貽念如見楊誠之兄頻呼
賤名申千萬意未中春暄更祈以道壽重不宣

中州啟劄

與劉太保書

馮璧

某頓首再拜仲晦國師上人昔嘗奉閣下屢荷提誨感佩感佩今
欲拜見王府業已行矣以久不見閣下渴心搖搖庶此行敢陳卑
懇不意事復中止信哉行止非人所能也謹遣行人以代面酬卽
欲言者謹具別幅靜中希一電矚更望回賜片言一砭膏肓幸甚
身帶心馳不勝傾禱之至時秋尙暑千萬以軍國自重不宣
中州啟劄

與呂子謙郎中書

竇傑

某頓首某執事昨承手誨見諭不勝感佩卽日秋涼計所履佳勝
僕近曾痺作今纔少息也適值信之行謹手啟起居又以碎事欲
言信之能語也比遂良晤切祈以道與時自重不能悉
中州啟劄

與游宣府子明書

竇傑

某頓首再拜某閣下辰下庚伏諒惟聽政之餘台候動定百千里
其移前者多承眷顧感佩感佩敵家在彼又不爲矣某諸况不足
煩足下道比由參會先此奉聞伏冀爲國爲民珍重不宣
中州啟

劄

與游宣府子明書

竇傑

某頓首再拜某閣下別後徒增悵惘曩者車從留此未獲款曲請
教封誠之往先謹書謝聞邢州任縣地相公略與料理張安撫者
府中舊人也某不必喋喋想高明亦有眷顧焉辰下暑炎比由良
晤伏乞以斯民為念不宣

中州啟劄

與夾谷行省書

王萬慶

即日槐夏清暑伏惟天人扶掖錫候起居禔福近違顏範不勝瞻
詠之至計軒從屆朝即蒙恩寵矣今者天城張子瑋實與萬戶劉
公同時舊人從軍歲久積有勞矣其口已能代其職屯於關中由
是子瑋獲居鄉井初為天城酒使今改充本處管軍家口千戶是
某姪女之壻屢來燕京本人有家道人力願隸麾下相公亦會知
識輒敢率易奉聞伏望鈞照比遂參覲伏冀奉時善保衛鈞嚴為
國為民以益壽重區區奉狀不宣

中州啟劄
以上原列卷五十四

金文最卷二十七

金文最卷二十八目錄

書 劄子

郡守段正卿上中書書

李俊民

上行省中書書

李俊民

寄中書耶律公書

見文雅

元好問

與樞判白兄書

元好問

復中書令成仲書

元好問

復聰上人書

元好問

復大用萬戶書二

元好問

與楊春卿先生書

元好問

與楊春卿書

杜仁傑

與呂子謙書

烏古論貞

與呂子謙郎中書

杜仁傑

與游宣撫子明書

烏古論貞

投藍田縣令張伯直書名德直以稱職復任

楊宏道

復趙閒閒書

劉祁

寄西川同道書

邱處機

覆司古德書

高麗

恭孝王

與宗翰宗望乞親詣軍營致謝書

張邦昌

謝遣使書

張邦昌

復宗翰宗望書

張邦昌

與宗翰宗望懇免催征金銀書

張邦昌

與宗翰宗望乞遣還馮澥郭仲荀書

張邦昌

與宗翰宗望請免括金銀書

張邦昌

與宗翰宗望乞遣還孫傳張叔夜秦檜書

張邦昌

謝宗翰宗望遣還馮澥等及免括金銀書

張邦昌

謝宗翰宗望減放銀絹書

張邦昌

答元帥府會計陝西地書

張邦昌

回元帥府減免銀絹書

張邦昌

報元帥府議伐宋書

劉豫

宋徐文來降報元帥府書

以上原列卷五十五

劉豫

伐宋移宋樞密院劄子

天會三年

覆宋孫樞密等劄子

天會五年

覆宋孫樞密等第二劄子

天會五年

元帥府移宋索秦檜劄子

集議德運省劄

貞祐二年

集議德運省劄

貞祐二年

集議德運省劄

貞祐二年
以上原列卷五十六

卷之二十一
甲子年
十一月
廿五日

金文最卷二十八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書

郡守段正卿上中書書

李俊民

某啟伏念職在分符有忝承流之寄權歸造物共推論道之公凡
 預獎提奚勝慶忭欽惟中書相公經邦偉器佐命元勳自有典刑
 蓋是相門之相一變風雅或覩詩人之詩宰天下思天下之鈞遇
 國士以國士而待豈謂吹竽之末亦蒙推轂之私然鳧脰續之則
 憂念雞肋棄之可惜猥辱袞袞之字願為穎脫之錐光耀鄭鄉春
 回鄒谷某敢不勉所未至求為可知白首効勤不憚執鞭之事赤
 心圖報甯無結草之功謹奉啟事躬詣台屏陳獻伏惟鈞慈俯賜
 照察

莊靖集

上行省中書書

李俊民

某啟伏以任尊百揆蓋優佐命之勳望俊三台咸仰調元之化遠

依大庇倍積歡悰中欽惟行省中書相公治世棟樑清時羽翼唐
資房杜遂開田口之基漢任良平竟啟卯金之運位常虛左志在
圖南方當師渡之朝遽播公歸之詠以申伯之功文武是憲宜鄭
武之職父子並爲不吐不茹激古人之風無黨無偏公天下之選
致令庸瑣亦預甄收某暫脫戎行獲膺民寄忝荷璽書之賜重加
袞字之褒承乏刀州增輝梓里某敢不益堅素志少効微勤待用
無遺物幸充於狄籠見知則說恩難報於蘇天

莊靖集

與樞判白兄書

元好問

某頓首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閱十月之久幾落
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三年不甯居坐是不
得奉起居之問吾兄亦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
書然至今不曾見但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兄飲啖如平
時差用爲慰耳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痿證賴醫者急救之
僅免偏廢今臂痛全減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來數處傳某下

世已有作祭文輓辭者此雖出於妬者之口亦恐是殘喘無幾神
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實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
一遭破三數月功鈔節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亡
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
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王先生碑今送去中間有過當處
吾兄細爲商略之碑石想亦未便立得他日改定亦無害也所欲
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爲報也時暑自
愛不宣

遺山集

復中書令成仲書

元好問

張子敬處備悉盛意未幾張伯甯來招致殷重甚非衰謬之所堪
任其還也不得不以書通癸卯之冬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承命
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鳳
池被奪百謗百罵嬉笑姍侮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渠輩無血讎
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卽日灰滅固知有神理

在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
量宏博藹有時望士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納足以
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顧僕何人敢當特達之遇乎復有來命
斷不敢往孤奉恩禮死罪死罪某再拜

遺山集

復聰上人書

元好問

某頓首啟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什反
覆熟讀且喜且歎又媿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貞
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
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
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故痛
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
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爲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之多積
之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至於量體裁審
音節權利病證真贗考古今詩人之變有慙直而無姑息雖古人

復生未敢多讓常記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欽用李長源輩數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謂無復真賞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何如哉上人天資高內學富其筆勢縱橫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唯前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而壓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爲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閒得斷手卽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言時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宣

遺山集

復大用萬戶書二

元好問

某頓首啟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慰藉之厚內省衰謬媿無以當之耳卽日伏惟起居萬福孫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氏霜鍾亦名器也胥門舊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知之臨行聊此爲候向暄千萬自愛不悉某再拜啟
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媿衰謬無以當之卽日伏惟侍奉萬

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卽欲
東行繼聞相君北上且留待他日諸餘張壻能言之所需橫笛侍
女圖今奉去樹萱堂記相見下筆未晚欵器賦全文并跋語千萬
錄寄欲入見聞錄中時暑強學爲親加愛不一某再拜

遺山集

與楊春卿先生書

元好問

某頓首某別去又復久如秋香亭夜飲之樂甯復屢有追誦諸弟
佳什以爲歎息也比來高況何如某今在鎮揚程壻以事惟一切
倚之公等想不煩多祝也氣節方隆惟萬萬強學自愛不悉

中州
版劄

與楊春卿書

杜仁傑

某頓首再拜益友近歲有到燕城而盼矐之意甚厚何可忘也之
純自北渡歸文筆大進又且位以不次不肖以爲苟貸以十年不
死其勲業行履有不讓古人者渠翻然謝世幸與不幸天下自有
公論非不肖所敢望燕京諸君於我亦當一挽已於魏丈書中祝

之矣因妹夫梁進之行敢以此見託進之醫之翹楚到望爲地進
之回之純挽詩盈軸以望餘無囑比見吾三子者宜自重

中州啟

劄

與呂子謙書

烏古論貞

某頓首再拜別後又復許時思詠不可言初春計惟文候福履安
吉中閒淇上極承青顧未嘗有忘近到厯下藉輝潤碌碌如昨倘
有便翼無吝惠音以慰區區之引領未閒惟冀保愛不旣

中州啟

劄

與呂子謙郎中書

杜仁傑

某頓首再拜某寄錄跋焦鎮撫射虎圖習題洞真觀壁伐竹歎及
賀爭謁李浩然命賦觀醮四詩已曾錄去少有癡手處吾弟子謙
天下士不吝點竄眼花手顫不能細字以呈幸恕之不宣

中州啟

劄

與游宣撫子明書

烏古論貞

某頓首啟某別後不勝馳嚮夏暑計惟文候清勝近聞榮任聖恩
遷擢重任伏惟歡慶某等限以官守不能前迓謹遣奏差康定持
書奉迎相見伊邇希爲遠大自重不宣

中州啟劄

金吾案玉堂嘉話云烏古論
貞字正卿前朝近侍局大使

投藍田縣令張伯直書

名德直以
稱職復任

楊宏道

十年避地事業從可知四海無家生理何勞問惟是心存其恆德
亦蒙齒錄於高人初疑已斷之機便成棄置終悟不調之瑟猶可
更張死灰有意於復然璞玉敢期於再獻少作旣悔舊文盡焚欲
營一畝之宮潛究六經之旨志久未遂時難再來感落葉於清秋
每臨風而浩歎螢飛庭戶思披車允之書雨霽郊墟空詠文公之
句伏惟某官學而入仕惠以臨民交章薦而榮被新恩六事修而
與聞政事里閭和會吏卒歡迎草長訟庭尙牧曾留之犢風回春
郭重開舊種之花竊聞有德可尊處仁爲智伏願息肩餘蔭拜手
清塵身雖貧而累輕易足支消之計道旣獨而交寡斷無請謁之

私小亭集

復趙閒閒書

劉祁

若二教豈可輕毀之自非當韓歐之任豈可橫取謗議哉自非有韓歐之智豈可慢浪爲哉君子者但知其反身則以誠處事則以義若所謂地獄則不知也

歸潛志

寄西川同道書

邱處機

大抵修真慕道須憑積行累功若不苦志虔心難以超凡入聖或於教門用力大起塵勞或於心地用功全拋世事但克已存心於道皆爲致福之基然道包天地其大難量小善小功卒難見致所以道剎那悟道須憑長劫鍊磨頓悟一心必假圓修萬行今世之悟道皆宿世之有功也而不知夙世之因只見年深苦志不見成功以爲塵勞虛設卽生退怠甚可惜也殊不知坐臥任行心存於道雖然心地未開時刻之閒皆有以積累功之未足則道之不全如人有大寶明珠價值百萬我欲買之而錢數未及須日夜經營

勤求儉用積聚錢物或三千五千或三萬五萬錢數未足而寶珠未得其積聚錢物應急且得使用耳比於貧窶之家雲泥有隔積功累功者亦然雖未得道其善根深重今世後世聖賢提挈方之無夙根者不亦遠哉惟患人心退怠聖賢不能度脫若不退怠今世來生累世提挈直至了達耳我無夙骨雖遇明師萬苦千辛至今未了丹陽長真皆具了緣則十年五載之閒天外飛騰自在我雖未了所受艱難亦與常人異耳祖師云凡爲道者先捨家而後捨身病卽教他病死卽教他死至死一著抱道而亡任從天斷斯爲至言學者其察之

羣仙要語

覆司古德書

高麗

恭孝王

昨蒙親授劄錄今逐所有事件一一論報謹具如後保州之境本高麗地分盡爲舊遼所并頃屬大朝統一中外先皇帝眷顧小國使邊臣沙河賜之又簽院高伯淑奉使日宣諭更不收復小國不勝慶幸奉表陳謝曰舉邦國以樂輸傳子孫而永誓高明在上悃

幅無他以此誓心更無章表意謂盟誓多是敵國交相疑忌故不得已而爲之如春秋所記衰周列國之事今則聖人受命廓然一統惟是下藩中心悅服恭修職貢一依高伯淑來諭條件罔有愆忘今茲諭以未進納誓表於理不爲穩便又書卽納誓表朝廷亦當回賜誓詔爲長遠之計聞命以還不勝感懼當候回謝報諭行李入朝兼上表以聞其人口逃移是臣父先王生前不獲臣事上國時事當時臣幼少未嘗聞知況高伯淑來曰宣諭許令小國取便遂兼表上謝今更以讓殆未可亮實深驚恐莫知所圖天會五年金子鏐入朝不能檢下致令崇吉刺傷人命回來卽令奪子鏐職田遠流兼刑崇吉自來小邦舊法犯罪人處斷流配外更不徵債是以因循至於今日遽沐來諭亦多恐驚切冀更受指揮先皇帝時邊臣沙河奉敕宣諭暢江爲界遂言此後其尺草寸木不合吾人採取況遇今皇爲帝小國必能祇率舊章遵奉王室不受其地特行割賜而只許保州一城不許傍側小土此豈朝廷以至仁

大德撫字小邦之意乎是以緣邊官吏見上國人民越江到昌朔
州地耕種遂移文請懲戒寢罷今沐來言係內地分宜約束封吏
無令依前妄煩理會此違自來受命慶賴之心是以惶恐不知所
爲向者來遠城收到無主馬二匹東路巡檢司於海岸收捉金鐵
衣等六人浮海涉風漂流到此又因迫邊收捉崔頗喜避罪將妻
并馬人并令交付當初聞之雖喜然謂出上國邊官處分今聞朝
廷細事不以遺忽一一指揮有司移文分付乃知朝廷寵綏下國
至深至厚感荷之誠萬萬於此亦當俟來次行李兼奉表以謝
高麗史

與宗翰宗望乞親詣軍營致謝書

張邦昌

今月七日伏奉皇帝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冊退省庸陋之資何
以對揚休命揮塵後錄作何前此固嘗死避終不獲辭載惟選授
之初盡出薦揚之賜尋因還使致感悰願亟拜於光儀庶少伸
於謝禮未聞台令殊震危衷遂遣從官具敷懃懇重蒙諄諭仰戴

眷存然而淹日未前撫躬無措恐有失於稽緩實深積於兢惶伏望恩慈早容趨詣俟承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留面敘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

揮塵後錄

謝遣使書

張邦昌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於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邦昌猥以菲才誤膺聖擇但俯臨於禹甸方瞻仰於堯雲對敷璽紱之華激切肺肝之感懋惟遷建實自薦論願趨謝以陳誠辱賜書而贊善情文兼厚副以儀物之多恩義並隆煥乎袞冕之貴靜言荷戴詎可名言重念授冊以還甫迨彌旬之久粵從請念尙阻造前祈深察於羈縻庶早親於名範其如懇叩曷究敷陳敏冀英聰俯垂照鑒今因榮祿大夫兵部尙書護軍廣陵縣開國公高慶裔等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大金弔伐錄

復宗翰宗望書

張邦昌

天會五年三月十五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於大金國相元帥

皇子元帥比緣慶問尋具謝緘載申請命之誠實懼瀆尊之咎重
蒙矜容特賜允喻卽祇伏於軍門方佇瞻於台表其如吹澤曷罄
欽誠謹奉書復聞不宣謹白

大金弔伐錄

與宗翰宗望懇免催征金銀書

張邦昌

比以冒膺縟禮願展謝悰雖歷貢於陳辭終未親於台表退增感
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實軫阽危之慮民志未定顧未有以
得其心事緒實繁念將何以息其動靖康要錄前朝昨奉台令取
索金銀表段以充犒軍伏念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虛實乃聞罄
竭悉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吏罔敢弗虔仰荷大恩
敢不論報雖割肌體豈足能酬然念斯民困弊已甚當圍城窘急
之久有比屋餓殍之多欲撫養卽無資澤以厚其生欲賑給則乏
米糧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勿縊相尋若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
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不啻履冰之懼與
其跼天踏地莫救於黎元孰若歸命投誠仰祈於大造伏望察其

懇迫賜以矜容特寬冒昧之誅誕布蠲除之惠則終始之德遂全
億眾於死亡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糜潰期於沒齒以答隆恩北

盟會編

靖康要錄

與宗翰宗望乞遣還馮澥郭仲荀書

張邦昌

比膺詔冊獲撫邦封載惟草創之初方賴臣鄰之助顧羣臣之全
關致庶務之悉隳徒以菲才託於人上何以仰承殊渥外救多虞
若涉洪川罔知攸濟茲冒陳於危懇蓋深恃於眷私所冀垂矜必
蒙賜可竊以左丞馮澥國之老成管軍郭仲荀眾推忠謹倘還職
任俾贊時艱必能繫多士之心有以副萬夫之望此外臣僚等或
因扈從前帝或緣差在軍前如非台意欲留之人乞示慈恩遣還
之命則庸疎之質既得助於眾賢報稱之衷敢忘懷於大惠尙祈
英鑒俯亮愚誠

北盟會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與宗翰宗望請免括金銀書

張邦昌

某聞之先聖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財曰義人君之於天下惟

以百姓爲本百姓不存則社稷無以固其重大君不能保其尊又
況創業造始之君唯務施德布惠收天下之心然後作爲事業固
其根本由漢唐以來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終必賴之皆百代不易
之理也某材質庸謬道義無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遽令軍
民官吏推戴冊命昇以南土使主斯民永爲屏翰以事大國方夙
夜祇懼無以報稱思臨士民坐視困苦莫之拯救痛傷肝肺殞身
無門今見京城百姓自前宋皇帝朝已曾根括金銀數次雖有隱
藏官吏搜索悉皆罄盡今又蒙元帥科降數目浩大難以充足雖
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熬熬憂疾餓死者日以萬計復懼
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而從政之初
民心離散怨謗交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
博智燭高明曲照物情俯加矜恤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億兆
生靈保全性命不陷顛危邦昌所圖竊冀其安仰副大金皇帝建
立藩屏之意邦昌不勝哀懇惶懼之至

與宗翰宗望乞遣還孫傳張叔夜秦檜書

張邦昌

比瀝懇誠仰干恩造丐舊臣之復職蒙英亮而遣回已荷隆私尙
餘至悃伏念撫封之始尤先盡節之喪庶靖國人以彰名教孫傳
張叔夜秦檜緣請存於趙氏遂留寘於軍中旣知徇義於前朝必
能盡心於今日恭惟上國方構宏圖以忠孝而勵羣臣以信誼而
開鴻業宜蒙寬貸使獲旋歸式昭全度之仁垂副愚衷之願其如
虔叩曷究敷宣

北盟會編

謝宗翰宗望遣還馮澥等及免括金銀書

張邦昌

比馳柔翰冒貢忱誠冀還文武之官庶裨中外之任載惟僭率深
負兢惶豈意台慈曲垂鑒照馮澥郭仲荀二員旣蒙矜允曹輔譚
世勤以下悉已獲歸仰荷隆文實出望外至於親加訓誡俾虔臣
節之修俯念孤危允賴臣工之助以至金帛犒賞之數實軍前急
用之資蒙深軫於疲羸遂獲紓於根括興言肇造之本賜以安固
之圖豈惟億姓之生靈盡歸元造茲爲萬世之大惠曷報鴻私罄

筆舌以難周銘肝心而莫致今差吏部侍郎王琮恭詣帳前伸謝
仰惟英聰俯鑒卑悃

北盟會編

謝宗翰宗望減放銀絹書

張邦昌

重勤書誨祇荷矜慈惟前朝之所輸準定數而有舊俯念土地割
裂之後方當人民彫瘵之餘曲賜軫憐務從蠲減除特免錢一百
萬貫外減放銀絹二十萬疋兩每年只議納三十萬疋兩銀絹各
半其數一依舊例交割所蒙指諭悉已遵奉其於感戴之心難盡
敷陳之素仰惟聰察深亮悃悃謹奉書陳覆不宣

北盟會編

答元帥府會計陝西地書

張邦昌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於國相元帥皇子元帥
比遣使指申諭夏疆已附致於悃忱復勤書於誨示恭聞宣命俾
分畫之從長茲奉令慈指地名而開示東自麟府路陽溝東抵黃
河西岸西歷暖泉廊延路米脂谷米脂寨大谷米谷開元堡臨夏
寨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殄羌寨盧關川杏子堡鶉鴿谷萬全寨

木場口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麥川堡定邊軍賀家原阿原堡木
瓜堡九星原通歸堡定戎堡臥山臺興平城巢寨谷序雞嶺寨秦
市川委布川涇原路威川寨賀羅川賀羅口板井口通關堡蕭關
秋川堡緩戎堡鈹鏤川口中路堡鈹鏤川堡西安州山前堡水泉
定戎寨亂山子北各川秦鳳路通懷堡打乘川征原堡古會州自
北直至抵黃河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其閒
懸邈各許相度其宜以至接連兩相從便已具遵於定議當卽接
於仵圖其或未安尙容再稟仰祈英鑒洞照微衷謹奉書復不宣
謹白

大金弔伐錄

回元帥府減免銀絹書

張邦昌

天會五年四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於國相元帥皇子元帥
祇領華緘且欽隆指城破不取已歸全度之仁軍賞姑停載荷哀
矜之賜以至蠲免歲納之數悉係始終恩顧之私惟頂踵之所蒙
雖膚髮而可割所有三十萬兩疋纔候措置就緒諸依令旨排辦

伏祈英亮垂鑒卑悰謹奉書陳復不宜謹白

大金弔伐錄

報元帥府議伐宋書

劉豫

宋主軍帥韓世忠屯潤州劉光世屯江甯今與大兵欲往采石渡江而劉光世拒守江甯若出宿州抵揚州則世忠必聚海船截瓜州渡若輕兵直趨采石彼未有備我必徑渡江矣光世海船亦在潤州韓世忠必先取之二將由此必不和以此逼宋主其可以也

金史

宋徐文來降報元帥府書

劉豫

徐文一行久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隻宋主初走入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邐前去昌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處今大軍可先往昌國縣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直抵錢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可五日夜到昌國縣或風勢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

金史

以上原列卷五十

劄子

伐宋移朱樞密院劄子 天會三年

肇我大聖皇帝起義弔伐亡遼燕薊一方最為强大天兵一日忽
 至城下不血一刃俯首順命爰命有宋航海遣使起初結好請復
 幽燕舊地即時割與惟少摘官吏強族工巧并不滿萬數徙之東
 行良不得已乃常勝軍相易之故著定誓書盜賊逃人彼此無令
 容納苟有違者社稷傾覆子孫不紹曾不踰月棄德背惠手詔逆
 賊張覺陰相結搆殺我四執政大臣邀迫我官民以歸歲交金幣
 罔不踰時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奏達傳語二字深涉輕易其於
 本國窮奢極侈上下相蒙恣行無道多不忍言殘虐海內人怨神
 怒此天奪之鑒假手於我大金前月二十九日師次邯鄲才有使
 人李鄴等將到三省樞密院所奉聖旨文牒歸罪邊臣全非當理
 洎審求的意方云前主自省愆尤不敢枝負大變前月二十三日

當已傳禪兩項歸過特有不同難爲準信又奈使人惴惴辭酸懇言本國君臣深自責恨前日之非但念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兼所奉宣旨如趙主深自悔過再乞懽和仰就便酌中施行宜加恕道用存大意若不能誠心悔罪重乞歡盟可囚縛首謀先取平山童貫譚稹詹庶並逆賊張覺李石衛甫趙仁彥等來詣軍前謝天下罪應自北界亂離來及南京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續次發遣前來仍以黃河爲界先請皇弟鄆王與大少宰科一員權且爲質亦候交割了絕審觀情狀別無猜忌卽便遣還外歲輸金幣并賞軍物然後計議施行如或不遇依從可預爲備捍指日相見卻冀端的回示

大金弔伐錄

覆宋孫樞密等劄子

天會五年

元帥府劄子據文武臣僚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孫樞密等狀申事已洞悉右元帥府切認朝廷所以必廢趙氏者豈徒然哉蓋以不守信誓不務聽命爲罪之極也非天命改卜豈有陸梁如此之

甚哉皇帝猶以寬度釋其罪負別立賢人而已真可謂伐罪弔民之大義也今垂諭丁寧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其舊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又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廢敗亡之餘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間孰肯推戴者夫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爲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會驗在軍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卽與混一無異實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人亦樞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果有則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棗李若水等預此議如或在內及外俱難見舉仍請諸官各敘名銜連署速具管依元帥府所舉推戴

年要錄參大金甲伐錄

建炎以來繫

覆宋孫樞密等第二劄子

天會五年

吳承旨回齋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孫樞密等狀二道并初七
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勘會朝廷所以滅宋者蓋趙氏之罪深也況
詔旨丁寧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日祈請復立趙氏甚不應
理若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緣趙氏太祖孰與推戴自立尙可何
況遵依聖詔擇賢共立孰謂不可兼早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
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百官軍民僧道耆老既乞行府選擇行府
於在京官僚未諳可否但想在京目下爲首管句者必是可舉所
以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照會此意若
所指在京目下爲首管句官員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銜狀申如
亦未可卽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狀申
趙氏支屬不過今日發遣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舉薦及不發遣必
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

要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參大金帛伐錄靖康

元帥府移宋索秦檜劄子

據前宋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狀乞選命張邦昌以治國事行
府已申奏朝廷乞立爲皇帝仍賜冊文不晚降到冊文見得事體
輕重更索鑄造合先取紅羅一十段紅絹一十疋玉簡一匣金簿
貫索應用事數全并冊用寶匣牀舁應於合用物件並全請在京
官寮疾早準備應副外入京月日續有文字次所有迎接儀仗亦
請依例準備等接仍比至行禮以來應有所行事務依舊管句又
勘會先去劄子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今據前
中丞秦檜狀尙言乞立趙氏特係違令合要本官懲斷速請發前
來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 大金弔伐錄

集議德運省劄

貞祐二年

貞祐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丞相面奉聖旨本朝德運公事教商量
呈檢本部照得德運之說五經不載惟家語有云古之王者易代
改號取法五行終始相生自漢以來並用其說故以庖犧氏爲木
德神農爲火德黃帝爲土德少昊爲金德顓頊爲水德歷代相承

名以一德興運周而復始自明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奉章宗敕旨本朝德運仰商量當時本部爲事關頭段呈乞都省集省臺寺監七品以上官同共講議蒙省準呈集官講議議在後累年講究勘當未定至承安四年十二月蒙都堂再選定朝官十餘員置所講究定奪至承安五年二月二十日章宗皇帝再有敕旨商量德運事屬頭段莫不索選本朝漢兒進士知典故官員集議後得處當時蒙都省再選到官四十餘員置所集議其官員議論既多不能歸一至泰和元年都省將眾人前後議論編類成六冊轉進過其閒眾人議論不同其岐有四又自國初至今八十餘年以丑爲臘若止以金爲德運則合天心合人道合祖訓翰林學士承旨党懷英取蘇軾書傳之說以爲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尙黑書云禹錫元圭是也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尙白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也欽惟太祖皇帝興舉義兵翦遼平宋奄有中土與殷以兵王而尙白理同本朝宜爲金德此蓋遵太祖之聖訓有自

然之符應謂宜依舊爲金德而不問五行相生之次也戶部尙書孫鐸侍讀學士張行簡太常卿楊庭筠等以爲唐爲土德五代朱梁自前世已不比數後唐本非李氏子孫又強自附於唐之土德外石晉十二年劉漢四年郭周九年皆乘時攘竊其祚促短何足以當德運宋不用趙垂慶之言不肯繼唐統乃繼郭周爲火德是彼自失其序合爲闕位聖朝太祖聖訓完顏部色尙白白卽金之正色自今本國可號大金又嘗有純白鳥獸瑞應皆載之國史請依舊爲金德上承唐統此蓋亦依太祖聖訓自然符應而取越惡承善越近承遠之說也祕書郎呂貞幹校書郎趙泌以爲聖朝克遼國以成帝業遼以水爲德水生木國家宜承遼運爲木德此蓋別是一說也唯太常丞孫人傑造爲傾險之論以爲宋運已絕禮官所以言不及宋而委曲擬承唐者意以爲宋猶未絕豈彼之心不欲以絕宋乎人傑作此險語本意欲朝廷繼宋運而爲土德而忮心求勝故也大理卿完顏薩喇直學士溫特赫大興應奉完顏

烏楚宏文校理珠嘉珠敦等皆以爲合繼宋運而爲土德至泰和二年奉章宗敕旨繼唐底事必定難行繼宋底事莫不行底麼呂貞幹所言繼遼底事雖未盡理亦可折正不然只從李愈所論本朝得天下太祖以國號金只爲金德復如何當年十月二十五日尙書省奏遼據一偏宋有中原是正統在宋其遼無可繼張邦昌劉豫皆本朝取宋以後命立之使守河南山東陝西之地卽本朝之臣耳呂貞幹何得言齊楚更霸不可強繼宋業李愈所論太祖聖訓卽是分別白黑之性非關五行之敘皇朝滅宋俘其二主火行已絕我承其後趙構假息江表與晉司馬睿何異若準完顏薩喇孫人傑等所議本朝合繼火德已絕汴梁之宋以爲土德是爲相應奉敕旨準奏行於是告於宗廟改用辰日爲臘又頒詔書布諭天下奉行至今今來契勘未便輕易議論緣事關頭段自章宗朝選集眾官專委講究前後十年纔始奏定告廟頒詔其重如此旣見欽奉聖旨敎商量緣係國家德運當慎其事擬乞從都省依

前例選集羣官再行詳議採用所長庶得其當

貞祐二年二月初三日承省劄禮部呈該承省劄奉聖旨本朝德運公事教商量事緣爲事關頭段擬乞選官再行詳議尙書省相度合準來呈今點定下項官須議指揮

太子太傅張行簡

太子太保富察烏葉

吏部尙書完顏伯特

越王傅完顏阿里巴斯

諫議大夫張行信

翰林待制完顏烏楚

直學士趙秉文

大理卿李居柔

刑部郎中富察阿里巴斯

吏部員外郎納塔謀嘉

戶部郎中赫舍哩烏嚕

左司諫呂卿雲

濮王府尉阿哩哈希卜蘇

右拾遺田庭芳

刑部員外呂子羽

修撰富珠哩阿拉

修撰舒穆魯世勤

應奉崔禧

應奉黃裳

應奉穆延烏登

編修王仲元

右仰就便行移逐官不妨本職及已委句當同共講究施行不得

違錯準此 大金德運圖說

集議德運省劄

貞祐二年

自前來議論有四說不論所繼只爲金德刑部尙書李愈之說也
繼唐土運爲金德戶部尙書孫鐸太常卿楊庭筠等之說也繼遼
水運爲木德秘書郎呂貞幹之說也繼宋火運爲土德太常丞孫
人傑之說也大理卿完顏薩喇直學士溫特赫大興校理珠嘉珠
敦等皆以爲合繼宋運爲土德後奉章宗敕旨繼唐底事必定難
行繼宋底事莫不行底麼呂貞幹所言繼遼底事雖未盡理亦可
折正不然只從李愈所論本朝得天下太祖以國號爲金只爲金
德復如何尙書省奏遼據一偏宋有中原是正統在宋其遼無可
繼張邦昌劉豫皆本朝取宋以後命立之使守河南山東陝西之
地卽本朝之臣耳呂貞幹何得言楚齊更霸不可強繼宋業李愈
所論太祖聖訓卽是分別白黑之性非關五行之敘皇朝滅宋俘
其二主火行已絕我承其後趙構假息江表與晉司馬睿何異若
準完顏薩喇孫人傑等所議本朝合繼火德已絕汴梁之宋以爲
土德是爲相應奉敕旨準奉行今來見奉聖旨本朝德運公事教

商量奉到如此今則見有一議論以爲汴宋旣亡劉豫嗣掌齊國
本朝滅齊然後混一中原宋爲火火生土劉豫當以土運土生金
本朝合爲金德準此

大金德運圖說

集議德運省劄

貞祐二年

尙書省奏準尙書禮部舉竊聞王者受命開統皆應乎五行之氣
更王爲德方今并有遼宋統一區夏猶未定其所王伏覩今來方
以營造都邑并宗廟社稷竊恐隨代制度不一有無委所司一就
詳定奏訖奉聖旨分付詳定須議指揮右下詳定內外制度儀式
所可照檢依準所奉聖旨詳定訖分卽開立狀申以憑再具開奏
施行不得住滯錯失付詳定所準此

大金德運圖說
以上原列卷五十六

金文最卷二十九目錄

議

上宗翰建立劉豫議 天會八年

高慶裔

追尊祖宗諡號議 天會十四年 見文雅

宗磐

增上太祖諡號議 皇統五年

宗弼

增上祖宗諡號議 皇統五年

宗弼

增上睿宗諡號議 大定三年

完顏元宜

增上孝成皇帝諡號議 大定十八年

改諡閔宗議 大定二十六年

宣宗諡議

趙秉文

明惠皇后諡議

趙秉文

宮縣樂曲議 大定十一年 見文雅
以上原列卷五十七

德運議

趙秉文

德運議

黃裳

德運議

完顏烏楚

德運議

王仲元

德運議

舒穆魯世勳
呂子羽

德運議

張行信

德運議

穆顏烏登

德運議

田庭芳

南遷議

貞祐二年 見文雅

完顏宗魯

南征議

偽齊
羅誘

結南夷擾宋川廣議

以上原列卷五十八

偽齊
盧載揚

金文最卷二十九目錄

金文最卷二十九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議

上宗翰建立劉豫議

天會八年

高慶裔

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邦昌廢逐再有河南之役自下河南官制不易風俗亦無所更可見吾君意非貪土亦欲循邦昌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

中興小紀

增上太祖諡號議

皇統五年

宗弼

伏觀詔書云臣等聞帝王之興法天興道惟天廣大孰可測度取其色則謂之蒼天取其氣則謂之昊天惟道元妙孰可擬議以其陰陽不測名之曰神以其生生不窮則名之曰易帝德王功巍巍蕩蕩其於難名亦猶是也然國家典禮有不可已古之人曰君子論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故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惟聖

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是以繼緒之君夙宵惕勵念詒燕之聖謀揚
丕天之大律必有典冊以表謚號稱情爲禮以時增加其來尙矣
然歷代之論互爲異同或以從簡爲師古或以增多爲盡美惟禮
經所載聖人格言有其舉之莫敢或廢況前代謚號旣例有增多
矯而從簡是爲廢禮又自漢唐以來宮室車服之制朝會燕饗之
度好賜賞賚之數禮儀文物之飾有增於古者多矣何獨於宗廟
謚號而必欲從簡哉尊號皇帝陛下紹隆祖服不忘聿修遵崇孝
之至論采前王之令典乃詔百寮俾之詳議蓋欲推尊應天廣運
之丕圖揚厲闢國開基之大業臣等奉詔踧踖懼無以仰稱聖孝
敢以所聞稱述萬一恭惟太祖武元皇帝聖德格天神功蓋古遵
晦待時弔民伐罪定萬全之策慷慨以誓師乘百勝之威談笑而
定亂所攻則下所取則獲激揚義烈撫懷降附運天下於掌上攬
英雄於彀中考圖書立制度慎刑罰明爵賞知人善任使而賢能
爲之用是以化敵境爲樂土回亂國爲平世其施設大略規模宏

遠與湯武比隆過高光遠甚臣等謹集官共議稽考經史參以謚法竊以道合於天靈承眷命謂之應乾肇啟皇圖傳序正統謂之興運剛健文明光被四表謂之昭德拯世利民底甯區夏謂之定功深思遠慮貫通周達謂之睿精義妙物應變無方謂之神恭敬端肅威而不猛謂之莊踐修世德丕承先志謂之孝貴賢親親慈民愛物謂之仁照臨四方獨見先識謂之明充實光輝廣被宏覆謂之大行道化民博施濟眾謂之聖肅將天威克定禍亂謂之武體仁長善尊無二上謂之元舉此大綱庶幾髣髴寫敘述皆出強名將以對越在天之神贊成崇孝之美稽合廷議舉無異辭請增上尊謚曰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大金集禮

增上祖宗謚號議

皇統五年

宗弼

伏惟御札云臣等承命忻懌敢不奉行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聖孝因心夙夜惟念既已躬上慶元宮冊寶又推原太祖皇帝聖意增

崇列聖尊諡以發明重光之緒合於孔子所稱武王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爲孝之達敬具前代故事有宋之制備經諸儒講議
最爲詳悉其於廟諡未有天下者追諡至四字有天下者增至十
四字載在史冊足爲明據恭以列聖創業垂統以艱難勤儉保國
子民積累百年迄成大業蓋與殷周之興無異其惇朴純質崇尙
易簡則與羲軒同風戡定禍亂伐罪弔民無敵於天下則與湯武
比德至於聖聖傳授誠實相付不以尊位爲己私雖唐虞不能過
旣而天命不貳神人與能大寶終歸於正統此又比之唐虞尤爲
盡善是宜對揚王休勒之琬炎以垂鴻猷於億世臣等謹案諡法
參以經典格言於已定諡號之上增加字數悉如故事始祖景元
皇帝避地他邦聿來上國始以聖意斷訟邦人尊服至今爲法宜
增上諡曰懿憲景元皇帝取浸以光大曰懿創制垂法曰憲之意
德皇帝生而神異隱德不曜宜增上諡曰淵穆元德皇帝取沈潛
用晦曰淵布德執義曰穆應真生神曰元之意安皇帝龍潛修德

恭默無爲以厚子孫之福宜增上諡曰和靖慶安皇帝取不剛不
柔曰和寬樂恭仁曰靖積善有餘曰慶之意獻祖定昭皇帝始立
室家漸成都邑鳩民化俗悉本純儉宜增上諡曰純烈定昭皇帝
取見素抱朴曰純安民有功曰烈之意昭祖成襄皇帝率義爲勇
耀武拓境好施不吝宜增上諡曰武惠成襄皇帝取闢土拓境曰
武愛民好與曰惠之意景祖惠桓皇帝聖智英特肇基帝業土宇
日廣宜增上諡曰英烈惠桓皇帝取出類拔萃曰英聖功光大曰
烈之意世祖聖肅皇帝獨運神策盡平畔亂威無不加德無不懷
實始翦遼以興寶祚宜增上諡曰神武聖肅皇帝取聖而不可知
曰神克定禍亂曰武之意肅宗穆憲皇帝思慮通達好謀能斷宜
增上諡曰明睿穆憲皇帝取獨見先識曰明思能作聖曰睿之意
穆宗孝平皇帝法令取一恢大洪業盡服四十七部之眾宜增上
諡曰章順孝平皇帝取法度大明曰章慈和徧服曰順之意康宗
恭簡皇帝聿修至德克勝鄰敵宜增上諡曰獻敏恭簡皇帝取聰

明睿知曰獻應事有功曰敏之意太宗文烈皇帝持志淵沖恭承
太祖付託之命乃位宸極內治外攘一遵先志功隆德普躋民仁
壽翼善傳聖歸於大公宜增上諡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
聖文烈皇帝法天行道曰體元歷數在躬曰應運同文王之聿修
曰世德同武王之繼文曰昭功知人曰哲安民曰惠爲天下得人
謂之仁博施濟眾謂之聖徽宗景宣皇帝在太祖光有天下之時
位居元嫡推遜大寶黃屋非心誕育聖明儲祐無極宜增上諡曰
允恭克讓孝德元功祐聖景宣皇帝誠敬不懈曰允恭推位不居
曰克讓奉事太祖先意承志曰孝德密贊謀謨道濟天下而人無
能名曰元功誕生聖嗣傳序正統曰祐聖已上廟號如故如當聖
意乞降旨有司備禮差官奏告應合行事件候奏告禮畢檢舉施
行

大金集禮

增上睿宗諡號議

大定三年

完顏元宜

伏奉敕旨睿宗皇帝尙多遺美令尙書省集百官五品以上與禮

官其議增上諡號者臣等聞道者以開通濟物爲用而本於無爲然道曰希夷以表域中之大天者以徧覆包容爲功而歸於不宰然天名蒼昊以彰羣物之祖且帝王之興也體道之開通不露其所以開通之妙法天之徧覆不顯其所以徧覆之神巍巍浩浩固難於擬議推崇矣然自古伏羲神農舜禹湯武皆當世尊其功德而稱之載在典籍固不誣矣由是後代繼體之君能以孝治天下者爰念祖考規摹宏遠則必有諡冊以光耀萬世其來尙矣若增而廣之亦非溢美誠孝心欲報之罔極也可不務乎聖明仁孝皇帝陛下永言來孝祇紹遺謀思所以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績者雖上尊諡未爲光大乃詔百僚使之詳議臣等奉旨踧踖懼無以仰副聖意敢以所聞稱頌萬一恭惟睿宗皇帝聰明仁信恭肅端莊有聖德以昭先功有孫謀而燕翼子神威不測廟略無方而自恭行天罰於鑠王師則能討叛柔服答四方徯蘇之望投戈講義息馬論道則能興學校而重賢才修禮樂而定制度爲

萬世太平之基其王功帝德設施大略如此臣等謹集百官共議稽諸典禮參以諡法竊以濬哲欽明光宅天下謂之立德溫慈和惠茂育羣生謂之顯仁長發其祥作邦作對謂之啟聖燕及皇天厯數有歸謂之廣運修治班制經緯天地謂之文安民和眾克定禍亂謂之武一德不懈謂之簡執心決斷謂之肅舉此大綱之髣髴擬諸至德之形容雖皆出於強名庶永光於具美伏請增上尊諡曰睿宗立德顯仁啟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

大金集禮

增上孝成皇帝諡號議

大定十八年

伏以唐虞而下方策所書其善政流風茂德大業靡不揄揚於可久豈或湮墜而失傳庶幾見萬世無疆之休固亦取百代常行之法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立愛自親所以風四海揚功遵制所以定羣心因正名順事之宜協大公至正之誼臣等竊以武靈皇帝作其卽位幾十五年時和歲豐遠安邇肅先時以河南之地畀諸齊人使之牧養而不能仰體朝廷分命之意乃煩政重賦民不克堪

肆命黜廢市不易塵兵不血刃而又餘宋假息江淮王師薄伐無
闕歲以其籲哀請命乃加封冊歲時朝貢懋明臣禮以致獻歌儒
館偃伯靈臺至於軍國大政親賢並用垂拱仰成威儀可仰尊嚴
若神淑立七廟尊事祖宗應侯順德致治之隆班班可紀臣等集
百官共議稽諸典禮參以諡法夫受祖宗付託之重伊濯厥公如
日之升如月之恆不曰宏基乎紉齊臣宋兵不復用四海混同不
曰纘武乎臨民端恪莊也恭而鮮言靖也協時肇禋孝也政立民
安成也茲因節惠用極推尊伏請增上尊諡曰宏基纘武莊靖孝
成皇帝

大金集禮

改諡閔宗議

大定二十六年

三代制禮祖宗不遷之廟蓋爲有功有德者東漢稍變古禮至後
魏及唐以來並以此爲廟號未有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近代循
用此禮其意本以推美爲先故並用諡法中美字如後魏太祖世
祖顯祖肅宗敬宗唐中宗憲宗敬宗昭宗梁太祖後唐莊宗皆不

善終其廟號亦用美字別無用哀閔等字者謹案諡法在國遭難曰閔使民悲傷曰閔雖非所指所行過惡然終非諡號之美者伏以閔宗皇帝在位十五年任賢仰成法度修舉黜齊服宋民物安和晚年雖稍有過差害不及民近已斷自宸衷遷祔太廟仍加以美諡而廟號仍舊未改今既恭奉敕旨商量議竊以宗者尊也謂有德可尊既稱爲宗而閔字似未相應擬別定廟號以仰副聖明之善意兼自古無加諡改題之禮至唐高宗以後屢追加祖宗之諡然亦不設冊文但有改題神主之例近世改諡加諡並改造冊寶俟奏告畢納於廟或因改葬則置於陵亦有不改題神主但告廟者參詳諡冊諡寶古禮當奉置於陵唐之加諡祖宗以山陵旣固所以不改冊文止告廟改題神主近世改諡加諡皆改造冊寶亦以不可啟陵遂置冊寶殿今來擬改廟號若依唐典故止告廟改題不行改造冊寶緣更改廟號與唐之加諡不同兼卽今閔宗冊寶現在冊寶殿若更改別無窒礙兼以閔字未宜別行改定亦

難卻不改神主將來如蒙奏定合行更改卽當別刻玉寶更換冊
內閱字及就舊改題差官奏告太廟併告閱宗本室遷奉神主入
幄次改題訖奉安於室禮畢以改造冊寶奉置冊寶殿今擬到下
項字

襄 關土有德曰襄執心克剛曰襄

威 蠻夷率服曰威猛以強果曰威

敬 齋莊中正曰敬眾方克就曰敬

定 安民法古曰定

桓 關土服遠曰桓

烈 安民有功曰烈

熙 允釐庶績曰熙 大金集禮

宣宗諡議

趙秉文

臣聞五緯失次煉石以補天而乾綱正四溟汨行斷鰲足以立極
而坤維順其有功參造化旋乾轉坤不離衽席之上皇綱弛而復

振函夏危而復安巍巍蕩蕩無得而名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妙固
非羣下之所測知雖然亭毒之功藏於密而其功覓於四時照臨
之耀麗乎天而其明被乎萬物聖人體天立極出而應世游神蟻
濩之中而其功利被乎天下有不可掩焉者此天下後世所爲揚
宏休揭偉績以摘耀於無窮而臣子之心有不能已也然卑不議
尊賤不議貴是以累列其所行之迹謁款南郊請之於天以示萬
世至公之義而不敢專也帝皇以來率由茲道伏以大行皇帝聖
德日新沈幾天縱始以裕陵之元子當膺章廟之正傳不幸屬道
陵彌留之際奸臣干命以衛紹王繼易天之明亂國之經惟天不
弔矜圖厥政不蠲烝自啟兵端職爲亂階外阻內訌我中土弗用
靖亦罔或克嗣天乃眷命我先皇帝奮乾之綱挈地之維天戈一
揮戰士勇倍於是定和親之約曰余甯忍恥不忍人戰死由是講
時邁之儀移蹕於汴梁從民欲也夫其修車馬備器械建廟社峻
城郭捐金帛以賞戰士優爵賞以待功臣錄死事之孤表死節之

墓拔將帥於亡命擢豪傑於行陳至於分行省以鎮遼東則志在固根本矣封九公以藩河朔則志在復中原矣縱鳳翔之歸寇則志在懷遠方矣赦下邳之叛卒則志在收人心矣所爲懷攘之道甚備躬親政事總攬權綱信賞必罰循名責實設學養士闢館集賢採公望聘名士虛己以從眾議體貌以禮大臣避正殿以答天變修羣祀以永民福慮囚徒省冤獄恤孤獨振貧窮宮室苑囿無所增益豫遊燕賞一切停罷所爲內修之道甚著每與大臣語及社稷必爲流涕由是志士雲合天下嚮應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方將動大輅還舊都復園陵獻裸太室明示得意告功皇天不圖天降割於我家氛祲紫微禍纏霄極憑玉几以宣命乘白雲而上賓此四海臣民所爲椎心而泣血者也痛仙游之不返攀龍髯而莫及於是稽合禮經參定謚議究其所以易名之意僉謂功贊化育道契渾淪基命宥密惟時惟幾茲非繼天乎運鍾六百紹開中興祀夏而不失舊物繼漢而系隆有命茲非興統乎孝繩祖武光昭

先功紹庭上下重光莫麗不曰述道乎躬理萬機日慎一日博施濟眾視民如傷不曰勤仁乎道配三代之謂英克定禍亂之謂武窮神知化備道全美聖之至也繼志述事博施備物孝之全也謹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周宣漢宣是已夫功以號昭德以謚顯匪謚匪號後嗣何觀今大行皇帝尊謚宜天賜之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滄水集

明惠皇后謚議

趙秉文

臣聞乾父坤母共成覆載之功日君月妃並顯照臨之德其有體承天之順運載物之功合德無疆配明可久含宏光大齊聖廣遠若娥皇嬪虞塗山啟夏命降簡狄兆殷商之發其祥思齋太任見文王之所以聖皜皜乎不可尙已蕩蕩乎無能名焉然而載於書詠於詩丕彰對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烈此母后之聖傳之無窮而臣子之誠又烏可已也欽惟大行慈聖皇太后南陽鍾慶沙麓興祥玉梳肇夢金芝呈瑞文定厥祥天立厥配配我烈考懿範

彌彰齊蹤唐母媿德周姜輔佐先皇勤勞夙夜自家型國叶成風
化服繒示儉戚藩作程脫簪申戒實贊中興誕育聖皇母儀象坤
正位不居讓德靡尊元光末命脫躡萬方祇奉陵寢祭祀齋莊左
右聖皇益茂德音憂國在顏愛民宅心天步方艱憂心孔棘積憂
勤而不豫感哀莞之將及託聖嗣以遺言意公家之惜費毋厚葬
以徒勞憫生民之憔悴至於金鳧銀海器無珍異之藏玉匣珠襦
襪戒紛華之飾蓋自我以作古示儀型於萬國化流四海恩結生
民歷千古而興較實曠代而無鄰臣等以謂考謚尊德國家之典
有美不揚臣子之罪自非大彰聖母之懿範何以流芳於萬世也
夫公則生明正則言順於是誡禮官暨羣匹稽節惠之文定易名
之制僉謂獨見於幾微之會默福含生游神於長樂之宮先識長
利茲非曰明乎容之如地養之如春並施利物不於其身茲不曰
惠乎謹按謚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如式請上尊謚曰
明惠皇后著之玉冊永播無窮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以上原列卷

德運議

趙秉文

右秉文議除與編修王仲元相同外竊詳聖朝之興併滅遼宋俘
 宋二主遷其寶器宋為已滅章宗皇帝宸斷以土繼火已得中當
 宜不可越宋而遠繼唐以此看詳止為土德是為相應須至申者
 貞祐二年二月日翰林直學士中大夫趙秉文狀

大金德運圖說

德運議

黃裳

右裳伏承省劄仰講議本朝德運者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
 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統者所以統天下之不一也由
 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正統之論興然後德運之議定自
 近代言之則唐以土德王傳祀三百土生金繼唐而王者德當在
 金朱溫唐之羿泥固無足道朱邪存勛以賜姓號唐滅梁之後僅
 得四年復為異姓嗣源所奪是可以當德運耶厥後石晉興亡實
 係契丹劉漢父子通及四載郭威以逆而得柴榮自外而繼是皆

不足以當德運明矣惟汴梁趙宋傳祚數君差優於五季然考其實則趙宋以柴氏之臣欺孤兒寡婦以取其國初不能併契丹復唐故地而其後嗣君與契丹通好其實事之夫欺奪柴氏是不能正天下之不正也實事契丹是不能統天下之不一也其臣如趙垂慶張君房董衍輩諛悅其君欲使承唐爲金德者非一使當時牽合而從之猶不足以塞後世之公議況妄爲火德之說我尙可以繼之也哉我太祖之興也當收國改元之初謂凡物之不變無如金者且完顏部色尙白則金之正色自今本國可號大金神哉斯言殆天啟之也繼以太宗遂平遼宋夫遼宋不能相正而我正之不能相一而我統之正統固在我矣光承唐運非我而誰事固有不求合而自合者設無太祖聖訓本朝德運固應金行況乎言與天合而復有純白鳥獸自然之瑞哉故自丑日爲臘以來時和歲豐中外禔福干戈偃息者八十餘年嗚呼休哉金德其正也泰和之初議者以汴宋嘗帝中原爲可繼於是改金爲土曾不知遼

亦嘗滅晉而得中原矣本朝實先取遼何獨不可繼哉既聞遼矣而宋獨不可聞乎哉改之誠是矣其天時人事之應果愈於前日耶抑不及耶夫秦能併六國一四海作法立制後世有不可改者直以不道漢尙越之而繼周以區區篡奪之宋且嘗事遼我獨不能越之而承唐乎誠能復金德之舊則上以副祖宗之意下以慰遺老之思祛降不祥感召善氣在此舉矣臆見如此伏候裁擇謹議貞祐二年二月日應奉翰林文字黃裳狀

大金德運圖說

德運議

完顏烏楚

右烏楚欽依見奉聖旨商議本朝德運事烏楚先於章宗朝已與完顏薩喇温特赫大興縣孫人傑郭仲容孫人鑑等以爲本朝繼宋宋爲火德火德已絕火生土我爲土德是爲相應奉敕旨準奏行今據烏楚所見本朝德運止合依先朝奉行爲土德似爲長便貞祐二年二月日翰林待制兼侍御史完顏烏楚狀

大金德運圖說

說

德運議

王仲元

右仲元承尙書禮部符承省劄備該今來見奉聖旨本朝德運公
事教商量仲元品職雖卑亦令預商量之數謹按歐陽修正統論
有曰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
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至德以受天命豈偏
名於一德哉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厯官
術家之事不知出於何人伏覩本朝之興混一區宇正歐陽修所
謂大居正大一統者也開國之初太祖皇帝以金爲國號取其不
變之義非取五行之敘也必欲順五行相生之德則前此章宗皇
帝宸斷繼亡宋火行之絕而爲土德雖當日改辰爲臘然大金之
號亦自仍舊以冠厯日而不相妨也以此看詳止爲土德是爲相
應須至申者貞祐二年二月日承直郎國史院編修官王仲元狀
十六日應奉崔伯祥連署訖

大金德運圖說

德運議

舒穆魯世勳
呂子羽

右世勣等伏承禮部符文令議德運事竊見前來朝廷論議固已
詳備但各執所見或以爲金或以爲木或以爲土彼此不同世勣
等愚見旣太祖聖訓謂完顏部色尙白則是太祖宸斷已有所定
也當時瑞應復有純白鳥獸之異則是天意固有所命也章宗敕
旨謂只從李愈所論以爲金德復如何則是章宗聖意初亦有所
疑也據此合無止爲金德仍舊以丑爲臘謹議貞祐二年二月日
翰林修撰舒穆魯世勣刑部員外郎呂子羽狀十六日大理卿李
和甫連署訖十八日戶部郎中赫舍哩烏魯連署訖

大金德運圖

德運議

張行信

右行信準禮部告示集議國家德運事竊以德運之說其來久矣
自伏羲以木德王炎帝爲火軒皇爲土五帝三王相承以敘皆取
五行生旺之氣也蒼周訖錄木宜生火秦雖強大傳五世併六國
自爲水行逆統失次及漢祖開創斷蛇著符旗幟尙赤此自然之

應協於火德故漢初惑臣誼異說雖暫爲土其後終爲火德承周之統魏晉以降劉石燕秦迭據中國以世業促褊不獲推敘元魏興自元朔物色尙黑此亦自然之應協於水德故魏初雖繼秦爲土理有未愜及孝文纘業覽朝臣之議卒定爲水德遠承晉運周隋繼唐更無異論以其序順而理得也降及五代篡亂相循地褊世促更甚於苻秦燕趙其不足推敘亦明矣且梁與晉周皆以篡取豈獨梁爲閏位後唐三姓俱非李氏子孫豈得仍爲土運石晉一紀劉漢四年本史各不載其所王之德謂之金與水者無所考據蓋趙氏篡周不能越近承遠旣繼周木猥稱火德必欲上接唐運以自誇大故逆推而強配之以漢爲水以晉爲金而續後唐之土是皆妄說附會不可信也然則唐土之後當啟金運宋梁以下無可言者宋昧於所承自稱火德逆統失次亦與秦水無異此國朝所以繼宋爲土有可疑者也五行之運豈有斷絕考次推時天意可見自唐之僖昭墜緒於西本朝始祖已肇迹於東氣王於長

白祚衍於金源奕世載德遂集大統太祖開國之始謂部色尙白
白者金之正色乃以大金爲號天輔年閒又多有純白之瑞凡此
數者皆暗相符應運之爲金亦昭昭矣或謂部色尙白國號爲金
太祖本不言及五行之敘難便據之爲運是不知漢獲赤帝符尙
赤元魏居元朔尙黑當初亦非論德運也何妨漢之爲火魏之爲
土晉之爲水哉蓋帝王乘五德之運王有天下於開創之初必有
自然符應協於五德不得不據而言之也今蒙集議德運所宜行
信愚見若考國初自然之符應依漢承周魏承晉之故事定爲金
德上承唐運則得天統合祖意古典不違人心亦順矣若夫汴宋
之火前無所承失其行次自爲五行之閏位不足繼也謹議貞祐
二年二月日右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張行信狀二十日左司諫
呂祥卿連署訖

大金德運圖說

德運議

穆顏烏登

右烏登等竊見自古推定德運者多矣有承其序而稱之者有協

其符而取之者故二帝三王以五行相因備載於漢史此承其德
運之敘而稱之者也迄於漢世不取賈誼公孫臣之說卒以旗幟
尙赤此協其斷蛇之符而取之者也由是觀之承德運之序協天
之符瑞乃明哲所行之令典也欽惟太祖一戎衣而天下大定遂
乃國號大金以丑爲臘是時雖未嘗究其德運而聖謀自得其正
其與天之符瑞粲然相合矣何以言之蓋自李唐王以土德其後
朱梁不能混一天下不得附於正統誠爲然矣而後唐本姓朱邪
非李唐之苗裔而強附於土德究其失則後唐當爲金石晉爲水
劉漢爲木後周爲火亡宋爲土旣土生金而聖朝以丑爲臘者誠
可謂默獲德運之正矣況自國初嘗獲純白鳥獸之瑞兼長白山
素係國家福幸之地且白者旣爲金色而太祖國號爲金其與天
之符瑞灼然協矣美哉得德運之正而協天之符瑞以致四夷咸
懷六合同風干戈永息禮樂興隆八十餘年寂然無事逮乎章宗
之朝議定德運而孫人傑等備言當繼於宋可謂得其事之實者

也然而不究亡宋失序爲火德之由乃謂之土生於火以辰爲臘
今若正其宋失更火爲土則本朝取宋自爲金德若是則得其德
運之正而協於天之符瑞矣貞祐二年二月十六日朝請大夫應
奉兼編修穆顏烏登少中大夫吏部員外郎納塔謀嘉中大夫濮
王府尉阿里哈希卜蘇中議大夫刑部郎中富察伊爾必斯通奉
大夫越王傅完顏伊爾必斯中奉大夫吏部尙書完顏伯特同議
大金德運圖說

德運議

田庭芳

右庭芳伏爲承本部告示集議德運事者竊惟從來德運之稱不
一大率有三或以本土物色之奇爲之應或以當時符瑞之殊爲
之合或以曩朝王跡之始爲之繼其閒有一於此卽可爲其運號
不必以五行相生爲序論夫本朝於是有所得之者多何以知之
蓋聞本朝肇迹之方多出金寶且金之正色也尙白本地又有長
白山其中是物自生而白此爲金德是其物色之奇應之者一也

兼天輔之初有純白鳥獸屢嘗來見此爲金德是其符瑞之殊合之者二也又聞曾論本朝合繼唐之士德謂唐爲有道之統自梁以下皆起於亂無可接之於是者至於宋也雖如鐵中之錚粗知可取及見趙垂慶等言猶不從之反繼柴周以爲火德是其自失唐之正統之序意者以謂當其元運有以待其來兆金之應也茲者若繼於唐亦猶漢之越秦繼周之例此爲金德是其與王跡之始繼之者三也又聞故老相傳國初將舉義師也曾遣人詣宋相約伐遼仍請參定其國之本號時則宋人自以其爲火德意謂火當克金遂因循推其國號爲金自想爲得不知伊統本非爲火果是因其自背還自速其俘降識者又謂金得火克乃能成器由宋假於其火轉成金國之大也宜然是故向來以丑爲臘者八十餘年應是當時已有定論後疑失其文本不得其詳爾今來議者本欲復其金之號徒自膠其反本之說其間有所疑議者二請試釋之一則強爲遷就謂劉齊繼宋宋火也火當生土本朝廢齊齊土

也土當生金是不知宋已失序固非爲火之正齊又出於臣使之封亦非爲土之正如此序本朝爲金德之運似非折中一則議者復謂宋或爲火以金忌於火爲避不知宋非爲火已如上說設如宋本爲火曾不知五行造化衰火不能尅於旺金且如昔之秦爲水運水當克火漢爲火運火德忌水然則秦終爲漢滅之者得非以秦德衰而漢德旺之故耶以此參詳如以本朝爲金德之運委是相應至如以五行上推移之則亦是以德之衰旺見其運之隆替可使慎終如始爲其戒爾良以金之爲言名則取其堅固不變爲體本以貴其剛明有斷爲德則知金王於義義以合宜者行一切與奪開決然無疑者是追觀太祖已行之迹固有其義若然是謂開其金運之先貽則於後使燕翼者也今則如能必復金德之運必依祖義則事自然無所不斷位自然無所不固如不依祖義徒憑運號則亦猶宋人向曾以河清爲天水郡之瑞應以萬歲山眞武廟爲鎮北方之術殊不稽於人事畢竟何如右謹議伏承尙

書禮部詳酌是望

大金德運圖說

南征議

偽齊羅誘

臣聞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也故必有不世出之英雄膺時撥亂以新寰海以息兆民陛下以積累之資出逢否運應天順人肇臨大寶網羅英俊以信天官其所以開基創業者至矣然未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策臣猶爲陛下不取也比復覽聖詔旁求草澤求所以南征之議大抵皆碌碌之士詞章泛濫不能盡當世之務無以副明詔臣今爲陛下妄言之臣嘗觀高祖起於匹夫劔斷白蛇旗標赤幟獵販繪屠狗之輩率創痍亡命之夫兵不踰數萬西攻武關擊猛秦降王子嬰以定關中暨徙封南鄭銳意東向復與項籍爭鋒巨細百戰使籍馬不停足卒斬東城五載而成帝業臣觀其所以興者不過於高明果斷急擊勿失所以收成功向使高祖隱忍遲發將且爲敗虜矣尙何敢望天下哉況陛下據全齊之地挾猛鷲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與劉季君臣相去萬萬而

趙氏兵窮力促國勢顛躋則又非猛秦項籍之可比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下若不因機而取是乃養虎遺患將使復殖矣今陛下特隱忍不發者無乃惑於四議乎臣願爲陛下決之其一則曰方以卑辭通舊主告以大金敦逼不得已之意隱結勇猛速求剪伐成則爲君敗則不失爲忠臣觀其猛弱坐而獲福眞三王之舉也臣竊薄之此雖三尺童子猶不可欺況彼爲人主者哉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禍乎此以北面奉符璽退而復辟猶且爲齏粉況又有甚焉者哉至今天下猶有爲邦昌惜者獨臣以爲匹夫宜其殺身且成敗在決斷與其退避不若不爲陛下果欲從此議以通舊主則邦昌之禍及矣南征非陛下不能也患不斷爾夫圖王不成其敗猶霸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敵難塞之賂加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夫於越以蠻狄之資困於會稽及行成於吳金玉子女所以爲賂者不可勝數然終以滅吳況宋之所保猶不下百郡西有三川之饒南有

二廣之富增摘山之算倍煮海之利其以賂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休兵養士惟思所以報齊若不乘弊而擊待其羽翮之成提兵北顧則我齊一敗塗地閒不容髮夫天亡不取必有後殃此可決者二也其三則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閒得民心也若僉而從軍定失民望以臣觀之是不通時變腐儒之說也夫趙氏奄有神器垂二百年其於生靈德至渥也一旦猶且忘之況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賴大金威惠固無異心使彼和議成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且民何恤哉而金國之師所乞者再四蓋亦可慮也今幸許興師旣無物以勞其來而又不爲之佐則誰肯與盡心哉使萬一無敗可也或有不虞則我齊何以爲計當因金師簽十州之民劫以征行使見其故主凌遲之甚堅心大齊不敢妄發又使趙氏不能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此可決者三也其四則曰陛下親臨戎事國事孰委而元子以儲嗣之重亦不宜輕動臣請論之

昔唐高祖龍飛太原開建國社皆太宗仗義而動問罪庸主躬親戎馬平一天下陛下縱未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六師與民除亂使萬世之後尊陛下爲齊高祖而元子爲太宗如或不然則陛下傳之後而大臣皆宋之舊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遣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我齊得以永祚傳於無窮此可決者四也四議旣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備陳之兩淮之廣膏腴千里實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護江浙而不可失者也而又金陵之鎮古之重地前有長江之險環以大江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圖退保吳越略無意於此殊不知兩淮失金陵危吳越不可保矣此天所以遺陛下臣知其無能爲也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滌泗搖蕩江浙乘隙進拔金陵縱不能全圖則山東爲內地陛下可自安矣此地利失其守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難必圖賢相以輔庶幾救隕越而趙氏自播遷之後鉅公碩德隨以磨滅而所與謀事者不過六

七輩呂頤浩橫議狂直失大臣風兼有私門之癖雖有政事常爲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位怯於圖大事秦檜智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於朝至於范宗尹口尙乳臭驟然登庸言不顧行驕貴自用又無足道者是數子輩皆闖茸士非宰相才也況復互爲朋黨以相譏詆此入而彼出席不暇暖視政府如傳舍一旦有倉卒之憂其君惇惇於上百官泛泛於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國家危亂注意在賢將彼所用者第皆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圯上之役不可以言勇至於張俊尸祿素餐坐與卒伍爭利徒能靡費太倉粟是三子者曾無毫髮功僥冒主知起身行伍致位兩府之列挾不賞之疑懷藏弓之忌金珠子女玩嗜滿前驕奢淫佚以奪其志而又各以權勢相尙互誘軍士結怨連隙未始少和欲其率先不其艱哉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夫兵者國之爪牙弗戢將自焚彼自敗績之後士卒殆

盡不過降烏合之眾招飢悴之夫患生於驕縱罔所不至治之急
則有合從之謀緩則生日橫之氣閒有邊事則各以妻穉爲念徬
徨自傷覬覦重賞而後行逡巡而畏縮饑鷹一飽靡之不至此兵
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詩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而太子者
天下之大本也彼以閭弱之資孤立在上旣無家室屏翰之固又
失儲位嗣續之先閭寺竊權勢傾朝野豈不殆哉設有軍事孰與
之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爲先彼用兵
以來藏無信宿之錢倉無閒日之粟兩浙之閒賦斂橫出官吏生
姦民人怨望諸軍僥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警急不亡何待此兵
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四議之惑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
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伏願陛下斷自聖衷確然不回必從臣議
則天下幸甚臣謹上議

偽齊錄

結南夷擾宋川廣議

偽齊 盧載揚

今宋朝播遷假息吳越西失關陝之重兵東絕齊魯之劇賦荆湘

屯大寇江浙防勁敵固已顛沛矣然而川廣交通寶貨雜遝有金銀茶馬之貢香礬繒錦之利資其雄富未易隕越爲今之計莫若列其利害表於大金大具海舶各遣一介之使陳卑請之辭南通交阯結連溪洞諸酋長講智高之舊策約二廣以分王侵掠其地西障三山俾財賦不入於二浙將窮且迫雖不加討亦必魚爛而亡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參偽齊錄
以上原列卷五十八

金文最卷二十九

金文最卷三十目錄

論辨說原

總論

趙秉文

西漢論

趙秉文

東漢論 見文雅

趙秉文

蜀漢正名論

趙秉文

魏晉正名論

趙秉文

唐論

趙秉文

知人論 見文雅

趙秉文

遷都論

趙秉文

侯守論 見文雅

趙秉文

直論 見文雅

趙秉文

論語辨惑總論 見文雅

王若虛

汝南遺事總論 以上原列卷五十九

王鶚

司馬溫公不喜佛辨

李純甫

程伊川異端害教論辨

李純甫

辨亡

劉祁

性道教說

趙秉文

中說并引

趙秉文

誠說

趙秉文

庸說見文雅

趙秉文

和說

趙秉文

復之純交說并序 見文雅

王若虛

射說

元好問

酒裏五言說

元好問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元好問

原教見文雅 以上原列卷六十

趙秉文

金文最卷三十

論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總論

趙秉文

盡天下之道曰仁而已矣仁不足繼之以義世治之汗隆係乎義之大小而其世數之久近則係乎其仁所積之有厚薄紀綱刑政皆由義出者也天下有道則大綱小紀一出於正其次大綱正而小紀不正不害其爲治大綱不正小紀雖正不害其爲亂所謂大綱風俗也人才也兵會也質勝華則治之原也華勝質則亂之端也國家之興未有不先實而後趨於華華之極則爲奢爲僭爲奸爲僞則日趨於亂矣天下不能無正人亦不能無邪人在人君所處之正勝邪則治之端也邪勝正則亂之端也邪勝極則爲請託公行爲讒妒並興則日趨於亂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兵備亦不可一日而乏財用用之有道治之原也用之非道亂之端也二者

之弊爲黷武爲聚斂則日趨於亂矣天寶之末宣政之季病者有方孤獨者有養教養有官宮祠有秩亦可謂小制立矣然不免於亂世凡以大綱不正故也自古帝王或寢以隆昌或僨而復振或斷而復續皆積之效也唐虞三代漢唐難以徧舉秦征伐六國六國未亡而秦先亡文景弑逆晉一傳而亡前入所謂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者是梁武好佛而亡而餘孽復振至唐八葉宰相與之終始猶以慈儉也是故施之於智力可及之地者人也施之於智力不可及之地者天也仁者天之道也義者人之事也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余獨曰不仁而得天下者亦有之矣不仁而世數長久者未之聞也或曰子之言世俗之言也曰固也然古之人不求苟異其於仁義申重而已六經載唐虞三代之道遭秦煨燼其書不完漢魏以來學者備之詳矣苟爲喋喋吾恐失之鑿也而漢以來備有史記可覆而考也文帝有容天下之量宣帝有君人之術然而不及三代者

武帝之過也蜀先主有公天下之心唐文明二帝有追治之風然皆有失足以爲龜鑑矣或謂前輩之論英雄曰曹操劉裕苻堅其取天下或得或失子曾無一言及之何耶曰所貴乎中天地而應帝王者謂其爲生靈之主也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不顧逆順是生人之仇也余尙忍言之哉卒論如左傳之於家云

盜水集

西漢論

趙秉文

漢高祖起布衣取天下當時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然初入關中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此與發粟散財何異天下既定規模卓然已有四百年之氣象孝惠享國日淺呂氏盜執國柄勳親環視莫敢誰何譬猶強族大姓乘兼井之力夫亡子幼主婦驚忍雖有豪奴悍婢猶且惕息伺一旦之隙餘威猶在耳孝文慈儉出於天性是時漢興二十餘年賈生遂欲改制度削諸侯擊外夷賴誼之策不行遂以無事使帝無賈生不失爲守成之主而帝盡行生之言其禍

有不可勝言者大抵文帝德量過於賈生所不及者才具耳雖然以誼之才輔之可也疏之亦非也使誼加以數年不死亦自悔其前日之論則伊管之儔也及至孝景用晁錯之計七國遂反於斯之時有叛國無叛民後來到得武帝罷斥百家表章六經修郊祀改正朔作詩樂正音律駸駸乎三代之風使武帝遂相仲舒則三代矣或曰元朔之政多以仲舒發之然此皆三代之文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又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此皆仲尼之心三代之實也使帝知正心明道之實亦自無末年之禍而帝甘心四夷奢侈無度亦豈果能用仲舒哉柰何乘文景之蓄積窮兵黷武征伐不休至於末年戶口減半幾及亡國所不亡者幸也或曰武帝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泄高帝平城之恥洗呂后媢書之辱矯文帝姑息之弊算計見效不亦丕乎曰前不云乎不謀其利利之大者也不計其功功之大者也以帝之雄才大略一遵文帝之慈儉又豈止延祚四百年而已哉是故

帝王之過莫大乎好殺老子曰其事好還楚靈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卒有戾園之禍賴高文恩德在人心付託得人擁昭立宣遂以復安曰然則衛霍之將也非乎曰亦非也武帝非實知衛霍之才特以私衛后之親耳以李廣利征貳師準之可見自古帝王變亂舊章果於自用者自武帝始其與始皇相去無幾亡不亡之間耳及至孝宣知民事之艱難勵精爲治有君人之術然考其所謂以嚴致平者殆不可見夫信賞必罰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但論其當與否耳必以誅趙廣漢韓延壽等爲嚴刑峻罰破奸宄之膽此自帝之過舉亦非霸者之政矣惜哉亡是可也至其用趙充國破先零論議諄復於屯田之計優優乎帝王之略矣元成而下無譏焉劉向揚雄皆經國之大儒吾知其不能用之也

滄水集

蜀漢正名論

趙秉文

仲尼編詩列王黍離於國風爲其王室卑弱下自同於列國也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西蜀僻陋之國

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漢者公天下之言也自餘則
否書漢中王立爲帝者何著自立也昭烈帝室之冑輔以諸葛公
王者之佐乘中原無主遂卽尊位以係遠近之望宜矣然而猶有
所憾云者方蜀中傳言縞素以令三軍曰曹操父子逼主篡位吾
奉密詔討賊義不與其戴天是時關張熊虎之將猶在指揮中原
以定大計漢主若在吾事之不濟退以漢中王終身北面若云危
難之際非英主不濟舍我其誰哉上則爲三王之舉下不失爲漢
光武孰與曹丕孫權同以僭稱哉書蜀攻吳戰於夷陵蜀師敗績
者何吳蜀脣齒之國人皆知蜀之攻吳爲非不知吳謀羽之亦非
也使吳蜀相持而劉煜之計得行吳其殆哉勝敗不足論也先主
於關羽情義久要義當復仇不慮其敗然聞諸葛瑾之言羽之親
何如先帝俱應仇疾誰當先後忿恨之心亦可已矣而不能已余
然後知克己之爲難也書漢王命丞相亮輔太子禪者何古之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三代而上正心誠意以之治天下國家無

餘事矣觀先主所以付託孔明之意三代而下公天下之心者至此復見伊湯之德不足進焉或曰誠固天德其如人僞何曹氏父子所以付託司馬懿者亦已至矣而卒以篡奪果在推誠哉曰曹氏欺孤問鼎何嘗一事而出於誠使有孔明不爲用也至於託孤曰爾無負我庸愚知笑之豈與先主武侯同哉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往以義者來以義往以利者來以利義利之判久矣曰然則先主借荊州逐劉璋果皆出於誠乎曰使先主一出於扶漢此亦兼弱侮亡之道惟不忍須臾以卽尊位使人不能無恨噫安得王者之佐與之共言至公哉書漢丞相亮討孟獲七擒縱者何昔舜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或學者疑焉此古帝王重義明道之事固非淺淺者所能議也有苗雖爲逆命又非冥頑無知者其意曰以位則彼君也我臣也以力則彼以天下我一方也爾其退讓修德其待我也亦至矣且孔明所以不殺孟獲者服其心也孔明而一天下其待孟獲也必有道矣惜乎出師中道而歿不得

見帝者之佐之行事功業止此齷齪也善乎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僕固不足以知禮樂之本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實孔明任之有餘矣不然周旋鏗鏘之末區區叔孫通大樂令夔之事何待於亮哉

滄水集

魏晉正名論

趙秉文

甚哉桓靈之不君也其所爲鈎黨者天下之善人舉在焉善人國之紀也其可殺之乎善人誅鋤奸雄覬覦又況鬼偷狐媚如操者哉自後輕侮肆言如孔文舉者殺之勸讓九錫如荀文若者殺之豪傑旣盡國亦隨之其餘恇怯諂附之徒舉社稷以與人而不羞也是時中原人物惟陳長文爲第一然其魏室佐命之臣則漢室之所謂賊也搯王父之吭而奪之倉資父以爲孝凶逆不爲誰謂長文而忍爲之乎善乎歐陽子之言曰魏晉而下佐命之臣皆可貶絕謂其二心於本朝也遷固而下秉史筆者何其蕩而無法也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惡之也陳壽旣以陳羣之徒列於魏傳

之中晉史遂以賈充弒君之賊列於晉傳之首何以史爲哉若以春秋之法繩之陳羣賈充之徒當附於漢魏賊臣傳且書曰漢羣臣以帝禪於魏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庶幾亂臣賊子知所懼矣以荀彧爲魏傳首何則天下大亂羣雄競起撥亂之才非操而誰漢祿旣盡俟天下悅然後歸已上則爲周文王下不失爲漢高光孰與攘九錫以篡終哉此彧之志也以羊祜杜預爲晉傳首至於王祥雖名孝友身爲三公無補國亡當附於王導傳首其餘機雲之徒當列於文藝傳嵇阮之徒當列於元虛傳王衍當國不營世務職爲亂階當附於奸臣傳王凌母邱儉諸葛誕等雖名忠於本朝然興兵犯順以誅君側之惡其漸不可啟也當書曰魏諸葛誕王凌母邱儉以廣陵叛猶冀其有存魏之心故書曰魏若司馬師則無復魏矣阮籍登廣武而歎蓋有意乎正當世之亂也然爲師等作九錫表名魏而實晉矣當書曰晉阮籍登廣武而歎春秋之法諸侯卽位未踰年稱子踰年則稱公廢弒二帝皆卽位踰年而史

稱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此何理也正使賊臣不加尊諡猶當以廢
帝及正元正始之號加之至於景元皇帝爲司馬炎篡奪託名禪
讓加之諡號炎之篡魏之仇也使帝有靈其受仇讐之僞諡乎孔
子曰必也正名名豈正而言豈順乎當書曰司馬師廢正始皇帝
昭弒正元皇帝炎篡景元皇帝是後宋奪之晉齊奪之宋梁奪之
齊皆託禪讓爲名雖由天道好還亦其風俗有自來然則名節之
士由此觀之可不重歟可不重歟

溢水集

唐論

趙秉文

唐興承五代干戈之後生民憔悴思樂息肩幸而貞觀之治同符
三代然猶好大喜功遼東之役未已而武氏已讖其宮中矣唐之
子孫殺戮殆盡雖致治之美有以開三百年之業然猶不能贖樂
殺人之禍也中睿懦庸開元致治同符貞觀天寶之亂唐興百五
十載物極則衰理勢然也然開元之末一日殺三庶人則天理滅
矣罷張九齡相牛李則狗冠廟堂矣內則妖姬蠱惑外則國忠嘯

凶則狐冗城社矣向不任蕃將討奚契丹屠石堡城誅南詔使生靈之血塗於邊草雖有末年之禍不如是之酷也以至骨肉流夷哀王孫之詩是也妃嬪戮辱哀江頭之詩是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向無李郭之將社稷墟矣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而使生靈塗炭社稷阽危託於人上安之乎在昔殷周之賢王超然如山林學道之士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概其心故能長保其富貴尊安六七百歲而不絕後之君貪一餉之樂遺百年之患以彼易此誰得誰失然猶覆轍相尋豈不哀哉或者以爲禍始於妃后成於宦豎終於藩鎮向使明皇無侈大之心則妃匹宦豎之禍不作祿山一牧羯奴耳藩鎮之禍何由而興終之姑息政行禍難頻興雖元和平蜀蔡會昌定晉潞終不能得山東尺寸之地而使務勝不休則爲黷武矣譬之中年之後一下一衰亦其理也加之肅代有一顏真卿而不能用德朝有一陸贄而不能用宣朝有一李德裕而不能用自是以還唐衰矣或曰前人王令曾鞏論過唐曰不法三

代子何論之卑也曰此書生好大之言也貞觀開元以仁義治天下亦三代之遺意也子以不封建不足以爲三代乎藩鎮之召亂不得已也況得已而封建乎子以不井田不足以爲三代乎宇文融括隱田而天下怨況奪富以資貧乎曰非此之謂也謂禮樂法度闕如也曰禮樂法度亦各隨時之制子以爲必如周公之制而後可是後世無復三代矣房杜姚宋不能知制作之本而謂王令曾鞏必能知之乎是又一王安石也曰然則先王之制治其終不可見乎曰以仁義刑政治天下大略法唐虞三代參以後王之制其可矣如其禮樂以俟之明哲之君子

溢水集

遷都論

趙秉文

東步有言周室之壞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僕則以爲不然使平王不遷則亦不能朝諸侯而撫四夷矣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事有緩急勢有強弱魏武之遷許昌固不如圖關羽之易也東晉之竄蠻越又不如守建康之舊也不幸夷狄亂華外侮內訌師老而

緩急難支財殫而餽運不繼何恃而不遷哉大抵有天下者安必慮危治必防亂所以長安且治後世安諱危治諱亂所以愈危且亂也昔者周都豐鎬而周公定鼎於洛邑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或設東西都或置陪京雖以備巡幸且亦所以防不虞之患也使天下於治安之時未嘗有意外之慮不幸一旦當遷其如危弱何曰固也不遷愈危且弱矣雖然救之之術有形有勢有本明皇幸蜀晉遷金陵恃江山險阻形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恃諸侯強大勢也向使無江山險阻與諸侯之勢則亦因其本矣上京中都國家之根本也議者或遷河南或遷陝西不過恃潼關大河之險耳而夏人偵吾西宋人偵吾南萬一蜂蠆有毒窺吾閒隙則關河之險爲不足恃況大河爲限則舉根本之地以爲棄之可乎故愚以謂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又利建侯海道可以通遼東兵運直接上京開黃河故道由滄景而入海則是河南山東爲一大河險阻共之也有關河之形

固上京中都之本而輔之以建侯之勢一舉而三者得其與遷河

南陝西不侔矣溢水集

汝南遺事總論

王鶚

義宗皇帝在位十有一年傷王室之浸微先朝之積弊吏政失於

苛細也不破法以情往興定閒陳州防禦呂子羽因取會逃戶致

未足寄民家罪皆怠慢的決追解而已有司附會丞相高琪苛細

生事以子羽不以軍儲為意即係不以社稷為念某官物不即入

庫意望入己委曲生意皆處以死正大初赦文首一欸有司不得

以私情破法自是無復冤獄矣子羽字唐卿大興人明昌二年詞

賦進將士利於征戰也不逞兵以忿自興定初宋人歲貢不入宣

幾盡喪而利歸將士義宗即位一意約和十年無一朝臣有罪則

兵犯南界者宋人亦未嘗見侵大朝兵入宋始侵矣朝臣有罪則

薄示降罰未嘗妄戮一人丞相高琪駙馬阿海參政移刺都行院

不言可知正大至天興未嘗有此大母后無宮則略加補修未嘗

輒營一殿直左門掖有日明俊殿者舊試進士因之為壽聖宮慈

名曰而又敦崇儒術前政內外官及省內史參住吏員蒲察合住

顯遇正大改元潛革其弊雖立法如常而不令小人驟進至於近

侍亦必參用儒生如奧屯阿虎提點近侍局完顏素蘭為近侍局

大使賈揚庭充奉御之類阿虎字舜卿故參政忠孝之子大定二

十八年策論進士素蘭字伯揚崇慶二年策論進士狀元揚庭字

昇之平定人正大選武臣院帥府而握軍政殊不修隨處雖設行

四年經義狀元大遜選武臣院帥府而握軍政殊不修隨處雖設行

兵亦冗雜動輒失利正大中選近上把軍官十餘員充都尉秩視

正三品每部尉將萬人各試鷹場安平之類其將如完顏得

司各有名如珍寇破虜宣節折衝鷹場安平之類其將如完顏得

兒焚澤高英內族大婁室皆勇鷲有謀戰無不克天與初皆死於

王罷獵地以裕民舊制附京百里禁捕獵扈選官軍開經筵而論

道正大五年設益政院取獻替有益於政之義以翰林學士楊雲

六人充院官日以二員直官或二日或三日或四日或五日進講

尚書貞觀政要資治通鑑或以機事特賜訪問院官日以二員官

直或定遺訓萬年龜鏡錄二書以進皆摘取英華切於時政者上

酷好之又以學士兼直經筵仁安殿楊雲翼字之美平定人明昌

五年經義狀元詞賦亦工素蘭字伯陽崇慶二年策論狀元世達

字正甫泰和三年策論召進士阿虎帶字仲甯與世達同年進士

公奕字季宏定二十八年詞賦進士造字子成承以六事課縣

安二年詞賦狀元時雲翼足疾每進見必賜之坐然隨朝七品外

令田野闢而賦稅均辟舉縣令法自先朝已行之然私妄舉者

正大間復立舉主法品秩雖舉仍委司農司監察體究本官堪

充舉主然後聽舉縣令以此得仍委司農司監察體究本官堪

故舉主亦盡心焉六事謂田野闢賦分三路設司農善良進而姦

邪退職兼領京東西南三路各設卿一員正四品少卿一員正五

品丞一員正六品卿以下迭出本路巡按使察治臧否是致家餘
而升黜之每一經過姦吏屏息故所在官吏知所勸懲
蓄積戶益丁黃雖未洽於太平亦可謂小康小息者矣屬天地一
統地入大朝遂至滅亡猶足稱頌曷嘗不親馭六轡撫巡三軍出
器皿以旌戰功殺廢馬以充犒賞所以人百其勇視死如歸父母
受刃於前子復操戈於後大臣如仲德義所感者幾千人近侍如
絳山氣不奪者以萬卒死於社稷上下一同書之簡編古今無愧
某起繇冷族濫竊科名始以詞賦待罪於玉堂終於奏官承乏乎
蘭省厚顏覲面誠爲我輩之羞鏤骨銘心懼泯吾君之善況承都
元帥之命且惟大中書之言敢不追思前編直書實事某在蔡已
有目錄
謹以親所見聞撰成汝南遺事四卷計一百七事冗長不文故不
足取庶幾他日爲史官採擇若夫正大天興本末之詳則天下自
有公論非某陋儒所敢與知庸俟將來必有秉筆者焉汝南遺事

金吾案王鶚身仕兩朝晚節不終此篇又其入元後所作例
不得錄惟稱述哀宗諸善政有頌揚而絕無怨謗尙有倦倦
故主之思故變例錄之

以上原列卷五十九

辨

司馬溫公不喜佛辨

李純甫

蘇軾作司馬光墓誌云公不喜佛曰其精微大抵不出於吾書其
誕吾不信嗟乎聰明之障人如此其甚耶同則以爲出於吾書異
則以爲誕而不信適足以自障其聰慧而已聖人之道其相通也
如有關鑰其相合也如有符璽相距數千里如處一室相繼數萬
世如在一席故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
聖而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其精微處安得不同列子曰古者
神聖之人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備知萬
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其所教訓無遺逸焉何誕之有孔子游方
之內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鄒衍列禦寇莊周方外之士已無所
不談矣顧不如佛書之縷縷也以非耳目所及光不敢信旣非耳
目所及吾敢不信耶郭璞曰者也十年於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
不能記百萬之多劫耶左慈術士也變形於魏都皆同物色疑吾

佛不能示千百億之化身耶長房壺中之術人信之矣不信維摩丈室容三萬座與納須彌於芥子中之說乎邯鄲枕上之夢人信之矣不信多寶佛塔住五千劫耶度僧祇如彈指頃之說乎若俱不信不知光亦嘗有夢否瞑於一牀栩栩少時也山川聚落森然可狀人物器皿何所不有俯仰酬酢於其閒自成一世此特凡夫第六分離識之所影現者耳其力如是況以如來大圓鏡智菩薩之幻三昧乎學者當自消息之毋爲虛名所劫持也

佛祖通載

程伊川異端害教論辨

李純甫

程顥論學於周敦頤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人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徧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悲夫諸儒排佛老之言無如此說之深且痛也吾讀周易知異端之不足怪讀莊子知異端之皆可喜讀維摩

經知其非異端也讀華嚴經始知無異端也周易曰夫道並行而
不相悖或處或出或默或語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雖有異端
何足怪耶莊子曰不見天地之全古之人大體道術爲天下裂如
耳目鼻口之不通楂梨橘柚之不同味雖不足以用天下可爲
天下用恢詭譎怪道通爲一是異端皆可喜者維摩經曰諸邪見
外道皆吾侍者六地菩薩乃作魔謗於佛毀於法不入眾數隨六
師墮乃可取倉然無異端也華嚴經曰入法界品諸善知識阿僧
祇數皆於無量劫行菩薩道國王長者居士僧尼婦人童女外道
鬼神船師醫卜與粥香者無非法門略見五十三種無厭足王之
殘忍婆須蜜女之淫蕩勝熱仙人之刻苦聚沙童子之嬉劇大天
之怪異主夜之幽陰皆有大解脫門此法界中無復有異端事道
無古今害豈有深淺哉但恐迷暗者未必迷暗高明者自謂高明
耳嘗試論之三聖人者同出於周如日月星辰之合於扶桑之上
如江河淮漢之匯於尾閭之淵非偶然也其心則同其迹則異其

道則一其教則三孔子游方之內其防民也深恐其眩於太高之說則蕩而無所歸故約之以名教老子游方之外其導世也切恐其昧於至微之辭則塞而無所入故示之以真理不無有少齟齬者此其徒之所以支離而不合也吾佛之書旣東則不如此大包天地而有餘細入秋毫而無閒假諸夢話戲此幻人五戒十善開人天道於鹿苑之中四禪八定建聲聞乘於鷲峯之下六度萬行種菩薩之因三身四智結如來之果登正覺於一刹那閒度有情於阿僧祇劫豎窮三界橫徧十方轉法輪於彈指頃出經卷於微塵中律儀細細八萬四千妙覺重重單複十二陰補禮經素王之所未制徑開道學元聖之所難言教之大行誰不受賜如游魚之於大海出沒其中如飛鳥之於太虛縱橫皆是薰習肌骨如薈蔔香灌注肝腸如甘露漿翰墨文章亦遊戲三昧道冠儒履皆菩薩道場諸君之聰慧辨才亦必有所從來特以他生之事而忘之耳況程氏之學出於佛書何用故謗傷哉又字字以誠教人而自出

此語將以欺人則愚將以自欺則狂惜哉窮性理之說既至於此而胸中猶有此物真病至於膏肓者也夫吁

佛祖通載

辨亡

劉祁

或問金國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紂之惡害不及民疆土雖削士馬尙強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說余曰觀金之始取天下過於後魏後唐石晉遼然其所以不能長久者根本不立也當其取遼時誠與後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責其背約名爲伐罪弔民收徽宗圖書車服褒崇元祐諸正人取蔡京童貫王黼諸奸黨皆以順百姓望由能用遼宋人材如韓企先劉彥宗韓昉輩也及得天下其封建廢置政令如前朝典章法度皆出於書生至海陵庶人雖淫暴自強然英銳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觀又擢用人材將混一天下功雖不成其強至矣世宗天資仁厚善於守成又躬自儉約以養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敦厚謹敕之士如石琚輩爲相不煩擾不更張偃息干戈修崇學校議者以爲有漢

文景風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欲以變易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卽大位早世章宗聰慧有父風屬文爲學崇尚儒雅故一時名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學問可取能吏直臣皆得顯用政令修舉文治爛然金朝之盛極矣然文學止於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爲保國保民之道以圖基祚久長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預政且無志聖賢高躅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安樂一時此所以啟大安貞祐之弱也衛主苛吝不知人君大體不足言也而強敵生邊賊臣得柄外內交病莫敢療理宣宗立於賊手本懦弱無能性頗猜忌懲權臣之禍恆恐爲人所搖故大臣宿將有罪必除去不貸其遷都大梁可謂失謀向使守關中猶可以數世況南渡之後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句踐志報會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延歲月由高琪執政後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氣不得伸文法紛然無興復遠略大臣在位者亦無忘

身徇國之人縱有之亦不得馳騁又偏私族類疏外漢人其機密
謨謀雖漢相不得預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別如此望羣下盡
力難哉故當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謹守簿書而已爲將者但知奉
承近侍以偷倖寵無効死之心倖臣貴戚皆據要職於一時士大
夫一有敢言敢爲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啟天興之亡也未帝奪
長而立出於愛私雖資不殘酷然以聖智自處少爲黠吏時全所
教用術取人雖外示寬宏以取名內實淫縱自肆且諱言過惡喜
聽諛言又闇於用人其將相止取從來貴戚雖不般大臣其驕將
多難制不馴況不知大略臨大事輒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勅敵
而不能振也大抵金國之政雜用遼宋法令所以支持百年然其
分別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向使大
定後宣孝得立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閒復知保守整頓以防後
憂南渡之後能內修政令以恢復爲志則其國祚亦未必遽絕也
嘗記泰和閒有雲中李純甫由小官上書萬言大略以爲此政當

有爲日而當路以爲迂闊笑之宴安自處以至土崩瓦解南渡後復有以機會宜急有備爲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以爲心以至宗廟邱墟家國廢絕此古人所謂何世無奇材而遺之草澤者也歸

潛志

說

性道教說

趙秉文

性之說難言也何以明之上焉者雜佛老而言下焉者兼情與才而言之也佛則滅情以歸性老氏則歸根以復命非吾所謂性之中也荀卿曰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言其情也韓子曰性有上中下言其才也非性之本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指性之本體也方其喜怒哀樂未發之際無一毫人欲之私純是天理而已故曰天命之謂性孟子又於中形出性善之說曰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孟子學於子思者也其所異於曾子子思之傳乎曰否不然也此四端含藏而未發

者也發則見矣譬之草木萌芽其茁然而出者必直閒有不直物礙之耳惟大人爲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承性而行之者也故謂之道人欲之勝久矣一旦求復其天理之真不亦難乎固當務學以致其知先明乎義利之辨使一事一物了然吾胸中習察既久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庶幾可以造聖賢之域故聖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此修道之謂教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獨周程二夫子紹千古之絕學發前聖之祕奧教人於喜怒未發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懼於不見不聞爲入道之要此前賢之所未到其最優游乎其徒遂以韓歐諸儒爲不知道此好大人之言也後儒之扶教得聖賢之一體者多矣使董子楊子文中子之徒游於聖人之門則游夏矣使諸儒不見傳注之學豈能遽先毛鄭哉聞道有淺深乘時有先後耳或曰歐陽之學失之淺蘇氏之學失之深雜而不純何也曰歐蘇長於經濟之變如其常自當歸周程或曰中庸之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以成書不以明告

羣弟子何也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猶言素所言耳至於天道性命聖人之所難言且易之一經夫子晚而喜之蓋慎言之也孟子不言易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乎讀禮於時未嘗言易後世猶曰孟子不言易所以深言之也聖人於尋常日用之中所語無非性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但門弟子有不知者迨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一貫之後蓋知之矣然亦未嘗以窮高極遠爲得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而不知篤厚力行之實其蔽至於以世教爲俗學而道學之蔽亦有以中爲正位仁爲種性流爲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於傳注之學又不可不知也且中庸之道何道也天道也大中正之道也典禮德刑非人爲之私也且子以爲外是別有所謂性與天道乎吾恐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雖聖學如天亦必自近始然則何自而入哉曰慎獨

濂水集

中說

并引

趙秉文

蘇黃門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卽六祖所謂不思善惡之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卽六度萬行是也藍田呂氏曰寂然不動中也赤子之心中也伊川又云性與天道中也若如所論和固可位天地育萬物矣只如不思善不思惡寂然不動赤子之心謂之中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乎又言性與天道中也何不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性與天道耶或者謂物物皆中且不_可渣滓其說請指眼前一物明之何者謂中只如權衡亦中_是類如何得雜佛老之說而言之而明聖人所謂中也或云無過與不及之謂中此四者已發而中節者也言中庸之道則可言大本則未可若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皆中正也非耶

試論之曰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理夫不偏不倚正理似涉於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者也然未發之前亦豈外是哉學者固不可求之於氣形質未分之前_老胞胎未具之際_佛具於尋常日用中試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果是何佛耶此心

未形不可謂有必有事焉不可謂無果喜歟果怒歟喜怒且不可
得尙何過與不及之有邪亭亭當當至公至正無一毫之私意不
偏倚於一物當是時不謂之中將何以形容此理哉及其發之於
人倫事物之間喜無過喜喜所當喜怒無過怒怒所當怒只是循
其性固有之中也其閒不中節者人欲雜之也然則中者和之未
發和者中之已發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純是天
理而已矣故曰天命之謂性中之謂也率性之謂道和之謂也所
以不謂之性與道者蓋中者因無過與不及而立名所以中以形
道與性也言各有當云耳何以知其爲天理今夫天地之化日月
之運陰陽寒暑之變四時不相貸五行不相讓無適而非中也大
夏極暑至於鑠金而夏至一陰已生隆冬祁寒至於凍海而冬至
一陽已萌庸非中乎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經綸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不亦和乎由是而天地可位萬物
可育此聖人致中和之道也曰然則中固天道和入道歟曰天人

交有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也保合太和乃利貞和也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中也能者養之以福和也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
亦中歟曰皆是也方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不偏不倚非寂然不動
而何純一無偽非赤子之心而何直所從之言之異耳但蘇黃門
言不思善惡與夫李習之滅情以歸性近乎寒灰槁木雜佛老而
言也佛老之說皆非歟曰非此之謂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世皆知
之一致百慮未已思也夫道一而已而教有別焉有虛無之道有
大中之道不斷不常不有不無釋氏之所謂中也中論有彼是莫
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乎環中以應無窮老莊之所謂中也非
吾聖人所謂大中之道也其所謂大中之道者何也天道也即禹
湯文武周孔之道也書曰執厥中易傳曰易有太極極中也非向
所謂佛老之中也且雖聖人喜怒哀樂亦有所不免中節而已非
滅情之謂也位天地育萬物非外化育離人倫之謂也然則聖人
所謂中者將以有爲也以言乎體則謂之不動以言純一則謂之

赤子以言稟受則謂之性以言其由則謂之道以言其修則謂之
教以言不易則謂之庸以言無妄則謂之誠中則和也和則中也
以言其究則一而已矣

澄水集

誠說

趙秉文

夫道何爲者也非太高難行之道也今夫清虛寂滅之道絕世離
倫非切於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
之大經可一日離乎故曰可離非道也其所以行之者一曰誠也
誠自不欺人固當戒慎恐懼於不見不聞之際所以養夫誠也而
誠由學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力行五者所以學夫誠也故曰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聖人又懼夫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指而示
之近曰不欺自妻子始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身自刑家家自
刑國由近以及遠由淺以至深無駭於高無眩於奇無精粗大小
之殊一於不欺而已所以致夫誠也不欺盡誠乎曰未也無妄之
謂誠不欺其次矣今夫雷始發聲也蟄者奮萌者達譬猶啐啄相

感無有先後及乎十月而雷物不與之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無
妄使伏羲垂唐虞之衣裳文王制周公之禮樂亦妄矣無妄盡誠
乎曰亦未也無息之謂誠天一日一夜運周三百六十五度自古
及今未嘗少息也天未嘗一歲誤萬物聖人未嘗一息非天道若
顏子三月不違仁其與文王純一不已則有閒斷矣天其有閒斷
乎無息盡誠乎曰亦未也贊化育之謂誠聖人盡其心以知性盡
性以盡人物之性德至乎天則鳶飛戾天德至乎地則魚躍于淵
上際下蟠無一物不得其所此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也可以盡
誠乎曰至矣未盡也抑見而敬言而信動而變行而成猶有言動
之迹在至於不動不變不行而成不怒而威神也不言而信天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文王之德孔子之所以爲大也

盜水集

和說

趙秉文

聖人未嘗無喜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是也未嘗無怒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是也未嘗無哀哀而不傷是也未嘗無樂樂而不淫是也

孰知夫至喜無喜天地變化草木蕃聖人之至喜也至怒無怒鼓之以雷霆聖人之至怒也至哀無哀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聖人之至哀也至樂無樂鳶飛魚躍聖人之至樂也又孰知夫樂天知命哀之大者也窮理盡性樂之極者也然則舉八元非喜也誅四凶非怒也號泣於天非哀也被袵衣鼓琴非樂也當理而已當理則常也何以謂之和蓋和者因喜怒哀樂中節而名之也譬如陽并於陰則喜陰毗於陽則怒則亦二氣之失和也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喜怒哀樂通四時和氣沖融於上下之間則天地安得不位萬物安得不育四時安得不至若此者皆和之至也

水集

射說

元好問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壻馳射壻佳少年也跨躡柳行中勝氣軒然舞於顏閒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墮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弓矢俱墜左右

奔救雖支體不廢而內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爲一的雖蝨之微將若車輪焉求爲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爲一身不暇騎騎不暇殼殼不暇的以是求中於奔駛之下其不碎首折支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顧嘗學焉敢請外廢之下駟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顧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銜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爲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爲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歎也作射說

遺山集

酒裏五言說

元好問

去古日以遠百僞無一真獨維醉鄉地中有羲黃醇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此予三十六七時詩也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與一傅生祈仙山寺中蘇晉降筆寫

詩數十首一詩有百僞無一真中有羲黃醇之句餘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都不成語正卿德秀初不知蘇晉爲何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豈予前身歟抑嘗見予詩竊以爲已有者歟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記予詩以託名於晉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晉旣以予詩爲渠所作故予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晉作樂府一篇繡佛長齋半生枉伴蒲團過酒壚橫臥一蹴虛空破頗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麼醉鄉天大小箇神仙我

遺山集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元好問

古今俗忌以五月爲惡月端午爲惡日赴官者頓不敢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以俗忌爲當然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舉其禍可勝言哉原武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靖氏蓋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戶而乞字於予子以爲五月生子往往富貴而壽如漢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

鎮惡之等其事見於史漢魏晉之書爲甚詳秉筆者亦欲明已定
之分祛雷同之惑故諄復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歲以文武
材傑出時輩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間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得
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名耳德昭問學甚篤行義甚修遭離世
故又僨不能舉宜爲造物者之所乘除以起家之子遺之也高戶
今六歲青衿繡襦温然如含玉之璞琢而文之將爲萬乘之器吾
知惡月之說殆田家媪火鑪頭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

遺山

集
以上原列卷六十

金文最卷三十